

新大陸

52

詩
雙
月
刊



●新大陸世紀詩獎
●福建青年詩人作品輯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五十二期 / Jun. 1999

目錄

No.52

| | | |
|------------|-----------------------------|----|
| 目錄 | 封面裡 | |
| 編輯筆記 | 1 | |
| 紀念艾山 | 創世記／學習寫詩小記 | 2 |
| 詩創作 | | |
| 伊沙 | 兒子的孤獨／搓手 | 3 |
| 遠方 | 萬聖節二首 | 3 |
| 馬非 | 完了，一開始／反對 | 4 |
| 張莖 | 流星 | 4 |
| 王耀東 | 沿著古老的河流走 | 5 |
| 紀弦 | 歌星湯瑪斯 | 6 |
| 車幼鳴 | 雨意／獻血 | 6 |
| 秦松 | 夜和夜／夜外之夜 | 7 |
| 心水 | 結 | 7 |
| 非馬 | 神像下凡／陷阱 | 8 |
| 魯鳴 | 情人檔案 | 8 |
| 雪陽 | 世界是藍色的 | 9 |
| 歐陽昱 | 紅色高跟鞋／春 | 9 |
| 李斐 | 水菓湖市集／吐 | 10 |
| 章平 | 讀書作業有感 | 10 |
| 李雲楓 | 樹／表層 | 11 |
| 馬永波 | 春 | 11 |
| 鄭建青 | 時代廣場的水晶球與除夕夢／歸根 | 19 |
| 楊星火 | 春望等十首 | 20 |
| 秀陶 | 五號路 | 21 |
| 肖沉 | 月亮 | 21 |
| 張耳 | 關於母親形象的講演／洗擦不淨／ 天氣預報／向前游 | 22 |
| 靜黎 | 無聊即是有趣(2)／哎 | 23 |
| 王偉文 | 好日子 | 23 |
| 羅青 | 妙語／蝴蝶獅子／燃燈人 | 24 |
| 陳強華 | 情詩 | 24 |
| 方思 | 什麼是詩 | 25 |
| 蘆荻 | 給—— | 25 |
| 曹金良 | 瓷意 | 26 |
| 余怒 | 現出 | 27 |
| 野夫 | 奧菲斯電梯停止 | 27 |
| 于竟遠 | 老板請客／勿忘我／春天 | 28 |

| | | |
|-----|--------------------------|----|
| 姜子 | 白鶴湖 | 28 |
| 陳銘華 | 曦／登山記／小心流星／綿綿無期／ 時事乙則 | 29 |
| 呂建春 | 大陸之歌 | 29 |
| 馬蘭 | 山歌 | 30 |
| 沙克 | 夜晚的葵花 | 31 |
| 風子 | 飛機降落的時刻 | 32 |
| 馮學良 | 無題 | 32 |

福建青年詩人作品輯

| | | |
|-----|--------------------------|----|
| 湯養宗 | 暗室／間歇 | 12 |
| 游刃 | 秋風／召喚 | 12 |
| 葉玉琳 | 陽光家園 | 13 |
| 陳魁 | 木棉／朋友 | 14 |
| 石城 | 在這個世界與一棵樹相遇／石頭衣裳 | 14 |
| 徐南鵬 | 菁菁校園 | 15 |
| 柔剛 | 妹妹要嫁人了／喜遊廬山 | 15 |
| 古寒山 | 我爹的大兒子陶淵明／ 七月一日：陽光很粗糙 | 16 |
| 侯榮 | 冬至·陽光／平靜地生活著 | 16 |
| 伊路 | 風來了 風走了／殘牆 | 16 |
| 安琪 | 水性楊花 | 17 |
| 葉逢平 | 藍色古城／一扇城門 | 18 |
| 林軒鶴 | 心靈舞步 | 18 |
| 莊永慶 | 蓮的另一種情態／傾聽簫聲 | 19 |

譯詩

| | | |
|------------------------------|-------------|----|
| 王翔 | 有馬敲作品：海南旅宿抄 | 33 |
| 非馬 | 中詩英譯：胡的清詩二首 | 34 |
| 莫云 | 中詩英譯：莫云詩五首 | 35 |
| Jianqing Zheng & Angela Ball | 中詩英譯：周正光詩三首 | 36 |
| 濮青 | 雙語創作：奇異之夜 | 37 |

評介

| | | |
|-----|----------|----|
| 陸健 | 九米和遙遠的距離 | 38 |
| 唐林 | 風月說詩聲 | 39 |
| 劉耀中 | 默頓的七層山 | 41 |

詩訊

| | |
|---------------|----|
| 《新大陸世紀詩獎》徵詩辦法 | 40 |
|---------------|----|



編輯筆記

●為紀念本刊創刊十週年而舉辦的《新大陸世紀詩獎》徵詩消息經在國際網絡及各大傳媒披露後，我們已開始收到世界各地來稿及多封索取徵詩簡章信件。其中來稿有許多都不符合徵詩規定，諸如字跡潦草、簡介從缺等；為免費時失事，希望應徵者在投稿前仔細閱讀徵詩簡章，而索取簡章者請附上貼足郵票的回郵信封。

●艾山先生是美國早期優秀的華文學者、詩人，但遺憾的是，他一如其他默默創作的海外華人一樣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就連同在美國生根而仍堅持華文創作的我們，對他的生平亦所知不多，這真是令大家都感到慚愧的事！他早於一九九六年逝世，但我們直到今天才輾轉由他的老朋友施穎洲、黃伯飛兩位先生處得到消息。為了表示尊敬和哀悼，本期選載了他的遺作〈創世記〉及〈學習寫詩小記〉。

●本期翻譯稿件增多，特別是中詩英譯部份。長期來介紹華文詩作給非華文讀者的工作做得不多，我們希望詩友們能在這方面作出努力，把包括海峽兩岸及世界各地的華文經典現代詩翻譯及介紹給本刊讀者。

●感謝詩人侯榮代為組稿，本期《福建青年詩人作品輯》得以順利編就。下期推出旅居美國的大陸詩人雪迪個人特輯。另外，我們也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的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上期中詩英譯陳銘華詩作〈夢回山鎮〉第五、六行 The stream's / the answer 是 The stream's / answer 之誤，謹向譯者、作者、讀者致歉。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澄海 (台灣)
沈季夫 (橙 縣)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 麥)
吳懷楚 (科 州)
陳齊家 (新澤西)

紀念艾山

創世記 / 艾山

閃落玻璃管中，溫室的培養：細胞、細胞
已是幾回幾度了，虔誠、心跳，肯定又不決
疑懼雜質的到來，嘆息雜質的到來
馳馳、驟驟，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為甚麼？為甚麼？把時間封鎖在抽屜裡
朦朧在夢中，是夢中安息在工作枱上
一種昇華的轉移，一種新的刺激素
屬於蛋白質的，呈現了：多美麗，多久違
擁抱它，要純的，提純它，鑽進細胞，放在
細胞裡
輾轉疊股，促進細胞，運行分裂：立即流化為
平面、為線、為點……
啊！初嘗的禁果！是甜？是酸？
由毫末定至細的端倪？由天地窮至大的疆域？
讓自然披上新裝：雪花來時，一片白白茫茫
霧濃，是暗色厚重戎裝。
秋天的變化，最耐人尋味
細長得水 and 天共一色，沒有底的
大地上，火呀，火呀，到處樹葉子染得
紅色斑斕，紅中透紫。凡適應存在的，
都賦予嶄新的意義。不消滅的，都給以形體。
百花仙女在鏡花緣裡，走出鏡花緣
海角，天涯，處處笙簧嘹亮，香氣氤氳
自然是色、香、味，混合的化身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五味令人口爽？——以不聽聽無聲之聲
目遇之而成色，以味養人！
有人頭觸不周山，女媧煉就
五色石子，補了天缺。
地何以東南傾？
是完整中些微破綻

艾山，福建永春人，原名林振述(Dr. Paul J. Lin)。1938年，西南聯合大學首屆外語系畢業。1948年赴美留學，1955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66年起在路州紅杖南方大學(Southern University)任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是50年代胡適先生曾稱譽為“中國新文學運動海外第三中心”的紐約《白馬社》發起人之一，文學作品有《心釐子》(短篇小說)、《苦旱》(中篇小說)，詩集《暗草集》、《埋沙集》、《明波集》，旅遊隨筆《美國大煙山紀行》及《英譯老子道德經王弼註》等。1996年病逝，享年83歲。作為紀念這位1950年以來中國文學的“第四個文壇”(詩人痲弦語)中之前輩，本期特選了他的詩作〈創世記〉及一篇〈學習寫詩小記〉，以供追思。

——編者

學習寫詩小記 / 艾山

我從小在鄉下長大。在中國的鄉下，早晨太陽還未露面，處處便聽到鳥叫聲了。魚躍於淵，聲音也不小。家靠近竹林邊，當三、四月間，爬一小山路，貼耳地面，聽遠近新筍出山土的聲音，和自己有韻律的心跳同起、同落，自是一樂事。中國鄉下，無處沒有詩情畫意。稍後，讀私塾，認字做對子，字義未必個個知曉，對子個個貼切，成串的字，朗誦起來，有板有眼，也足聞其聲，付出了感情的。記得轉入中學，念洋學堂的時候，國文老師曾對寫不好作文的一位同學，調侃他，叫他學胡適之寫白話文，做白話詩。這個故事，在紐約《白馬文藝社》一次聚會上，當胡老師的面，我複述了，主要說明，字一個個填進去，分行寫來，因空間的限制，時間的緊縮，不失為思想方法、技術表現，一個優良的訓練。大約胡老師祇聽到我談話前半段，後半段沒有聽進去。我說完話剛坐下來，鄰座的社友，便悄悄問我，注意到胡老師的面色了沒有？難看極了。我闖禍了。後來，輪到胡老師批評我的詩，說是“不好”，因為“看不懂，念不出。”(見唐德剛著《胡適雜憶》)詩為心聲。我為詩而闖禍，罪有應得。其實詩真該平白如話？以懂不懂為好、壞的唯一標準嗎？最近有機會晤到以寫短篇小說鳴世，兼精詩、書、畫，曾任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現任愛荷華大學教授，兼任該大學醫學院神經系神經化學及生物研究室主任，成為國際腦神經權威的林啟祥博士。閒談中，他對詩的看法，引用了齊白石的話：“畫得太像是媚世，畫得不像是欺世。”林博士又說：“詩畫同源，應該是在像與不像之間。”林博士是專家，我們該尊重專家的意見。這對前些時海峽兩岸熱烈討論“朦朧詩”問題，捨棄政治立場，也可以透點消息罷？

我的〈創世記〉習作，也是得到林博士科學研究成果的啟示，滲進些莊子〈秋水篇〉的命意，“躑躅而屈伸”，塗鴉下來，希望建築一道科學研究與科技服務人群可通的橋樑，若果曲解了原意，一切文責，由我來負。

我由衷地熱愛“不學詩，無以言”這樣久而常新的古老的詩之王國——中國！

■伊沙

兒子的孤獨

半歲的兒子
第一次在大立柜鏡中看見自己
以為是另一個人

一個和他一樣高的小人兒
站在他對面
這番景像叫我樂了 彷彿
我有兩個兒子——學生的哥倆
“天倫”的兄弟是“地倫”

兩個小人兒一起跳舞
同聲咿呀 然後
伸出各自的小手
相互撫摸、擊掌
像是一言為定

我兒子的孤獨
普天下獨生子的孤獨
差不多就是全人類的孤獨

搓 手

我在一本書中讀到
愛搓手的人是自卑的人
曾有過這樣一位朋友
在多年以前
常來我的小屋聊天
過程中他始終搓手
在我潔淨的桌面留下

■遠方

萬聖節（二首）

1
只在這
童言無忌的夜晚
心虛的人們
才壯著膽
爭著把各路鬼神
調侃一番

2
其實
我們天天都在
生
活生
活生活
的詭詐——
Trick or Treat中
討價還價
拐彎抹角

九八年十月底

一串串蚯蚓似的小泥兒
這一細節讓我感到溫暖
又充滿自責
愛搓手的人是自卑的人
與我談話並未使他放棄搓手

一九九九年一月廿三日北京

■馬非

完了，一開始

完了，一開始
就注定了這是失敗的詩
我要寫一枝玫瑰
但我並不知道
玫瑰和菊花
以及鬱金香
區別在哪裡

完了，一開始
就注定了這是失敗的一生
我痛恨一群螞蟻的生活
但我並不知道
我和你和他
有什麼本質的不同

這麼多年
我努力按自己的方式
吃飯和寫作
有時候回過頭來
我的詩全像別人寫的
面對那些都是我衷愛的食物
餐桌旁悶頭就食的傢伙裡
找不到我

反 對

作為過去的煙鬼
現在的氣管炎患者
今天早上，在風中
我目睹一男子
攏手點煙的全過程
以及猛吸一口的表情
令我蠢蠢欲動

■張莖

流 星

——寫給十七歲的兒子，耘耘

那夜，你向我
訴說你少年的
哀愁和憂鬱

誰會隔窗
偷聽你的心事？
門口徘徊的風，
抑或天際剛剛亮起的星斗？

你欲言久止
我卻已然猜悉
那小小的秘密
正是你曾許過的心願
因為在滿眼繁星的夜空
既使星光炫目
燦爛不已，隱隱約約地
也還殘留一條
夢的痕跡

令我回想
也有過的這一切
那被生活賜予的幸福
又被生活閃電般收回
已所剩無幾
難道我只有忍受的份嗎
今天早上，我焦慮不安
在風中大咳不止
但還是伸出雙手
朝男子索要了香煙和火柴
想抽就抽

■王耀東

沿著古老的河流走

一
圓月在屋頂上滑過
像一群孩子玩耍
拋出去的飛碟

體內的火沿著蔚藍
擦出金屬般的警句
樹枝在搖頭晃腦的吟

二
一片葉子
在充滿活力的時候飄走
在它身上長滿皺紋的時候
有了鄉愁

五十年的冷與熱
根是最好的溫度計

落葉想到歸根
每一滴淚 都是迷茫的星光

三
桐油燈 在這裡
活得很有耐力

一點點蠶食
那一卷遺棄的夜色

一個一個亮點
吊在老爺的長筒煙袋上

西遞有了迷人的油光

四
西遞的門檐
是遺落在山角下
一頂頂官帽

誰還想到前世預約
撫摸著自己的腦袋
到此處叩問

一群從城裡返鄉的孩子
圍來戲說 我的書包裡
喧嘩著新的黎明

五
遍地是樹冠 雲狀
爾後是人 持犁而耕
山前山後雞犬相聞

在時間上端 落伍之風
重新揚起
爽柔的風 一次次淨化
到處是金子般的液體

黑綠了 一卷讀不透的天書

六
攀登之方式 不會有固定的梯子
誰在怔怔的望我
傾聽內部傳出的聲音

他在這裡
以最初的泥土
以最初的方式
完美田原之智慧

唯一的辦法是
把心靈之眼打開
閱讀人生
在開篇之處破譯

七
稻香 沾滿了田裡的泥水

走過之後
仍貼在你耳朵上呼吸

初夏的水草
托於少女之掌
立於鄉村有單純之美

鳥翅划動的地方
夏之姿展開

八
我和古衣冠人對話
理智開始沉思
沉思之像 如出巡的將士

靈魂相互走近
赤身裸體 是抵制退化的日子
昂揚的政見 途中遇雨

九
詩人的體內 有早晨之彩霞
發光星星都準備出場

鑲嵌過的墨髮
農婦溶解我之張望
曲線緩緩飄動
回首有一朵藍色之花朵

十
原始的習性
有恍惚之距離
如掌上睡去的秋天

葉子蘇醒又張開
昨天的鐘聲凝為露珠

世界依然是很美的樣子
透過樹梢之夕陽
更發覺跌落之悲壯

■ 紀 弦

歌星湯瑪斯

歌星湯瑪斯深感盛名之累，
累得他簡直喘不過一口氣來：
被那些歌迷和新聞記者所包圍，
簽不完的名，
回答不完的問題，
好辛苦啊！

好不容易回到旅館裡去
休息休息，小睡片刻，
又被不停的電話所吵醒——
她們那裡懂得什麼音樂？
不過想要和我玩玩而已。

安眠藥，興奮劑，不停地使用，
請問健康還有不受傷害的嗎？

於是下了決心，做好準備，
星期六的晚上，只唱完了一曲，
就在如雷的掌聲中，
把琴弦扯斷，
把吉他拋向台下，
大聲宣佈：
“我不想做貓王第二！”
然後鞠了個躬，
就從後台邊門溜出去，
上了早就停在那裡的一部汽車，
逃往海角天涯去了。

■ 車 幼 鳴

雨

於是我把身心交給了雨。

像一株在風中折斷的

小樹，

用僅存的葉子

向雷電閃的黑夜

敬禮。

您真的令人敬畏，

地在雨水中溶化，

空氣在濕熱中震顫，

連山都矮了。

您真的相信太陽從此

再不敢

由海裡浮起？

1998.5.26 觀夜雨

意

獻

希望得到猴子的血，

使我能在城市

攀檐走壁，擺脫交通的擁擠；

血

希望得到鳥兒的血，

每天站在樹梢

用歌聲喚醒沉睡的大地；

希望得到魚兒的血，

冷眼旁觀

貪婪的漁夫和閑散的遊人

在岸上走來走去。

當我的血注入他人的身軀，

它是否依然充滿想像的激情

寧靜的躁動，

像猴子，鳥兒，魚一樣

讓世界塞滿平淡的憂慮。

■ 秦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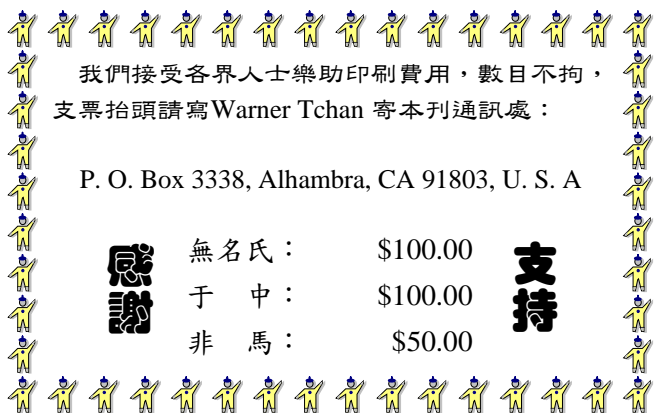
夜和夜

夜和夜懸目以待
破曉的太陽燦開以
玫瑰色的焚顏
目無目的寂默無忌
夜過年少過
的夜和夜以青墨支撐
參透生與死 愛與美
躺下或飛奔或
空懸而立之刑役
勃動原初之傾
傷殘完整歸屬既定
根植泥土拔地而
起 無以及顧
(黑白例行交媾)
子夜午夜吻合吻別
張目懸目念目
破曉的太陽依然
燦開以玫瑰色之焚顏

夜外之夜

夜在布朗市的街上
遊晃
門窗已閉
燈火不息
比燈亮麗
一雙水藍的眼睛
若夢 若地上的
星光 迎夜而來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九夜草
一九九九年五月六日夜正在紐約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
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 | | | |
|-----------|------|----------|-----------|
| 感謝 | 無名氏： | \$100.00 | 支持 |
| | 于中： | \$100.00 | |
| | 非馬： | \$50.00 | |

■ 心水

結

小圈、中圈和大圈
環環相扣，相扣環環
畢直的繩索變形後
一個個結，像纍纍的果實
垂掛著小事大事
天地洪荒，初民的模糊歷史
腳印，一步步走來
有戰爭的記載
水旱蝗蟲山崩地震林火等等
老天爺怒顏懲罰的災難
寫滿血淚的回憶
千萬個結，從時間網絡裡
一一解開鬆散後
恢復繩索本來的面貌
唯獨你落寞孤淒的重重心事
糾纏凌亂成一堆打不開的死結
眉梢上，深深的鎖緊
一個個結吊在臉上

一九九九年四月仲秋於墨爾本

■ 非馬

神像下凡

找不到一絲裂痕
在從地上撿起的神像身上
他用手輕輕拂去灰塵
然後將它擺回
高高在上的神位

是昨夜那場地震
把他心目中這尊神
貶落凡塵
才讓他產生了
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機

既然神像完好無損
想必仍會受到世人的膜拜
只有它心裡明白
昨夜，是自己凡心一動走下聖壇
此刻正自譴自責
又因他的反復翻檢
而肝腸寸斷

陷阱

直到被一個打捲的舌頭
呼嚕一聲吸進肚裡
他才驚喜發現
自己竟是一隻昆蟲

在母親暖適蠕動的子宮內
他想像有一隻小銀蛙
在銀色的月光下
用那片薄而長的濕潤舌頭
佈置一個肉感的陷阱

■ 魯鳴

情人檔案

你是放牧人、服務員、大學生、建築設計師、教授
出過國，患絕症，有幾次車禍，沉醉異族人，逃避城市
你的結局就是開始，書信不斷，等待緣份
十七歲初戀，二十五歲生兒子，和錢莊結婚，和約翰私奔
愛回憶，愛嘗試新的撫摸，愛夢見青蛙和燕子
公開情書，寫成小說，秘密無限
你漫遊的歷史使迷惑成為指南，愛情的主題是死亡的機智
你隨風激蕩，帶著異國的霧進入我的房屋

我一直在飄舞不息的寒流中思念你的翅膀
虛構我和你在一起的場景
你寫給我的所有書信都是鑲嵌在我內心深處的大理石
你氣質中若即若離的神秘色彩把我送入遙遠的道路
豐富的花粉把我分解在驚喜的視野中
你漂泊的門帘移動著我天空的方寸
我對眾人的舌劍唇槍已經沒有了感覺

你越活越年輕，越活越滋潤
從創世紀到來世，從來世到創世紀
你呼出的香氣把我澆灌成一條美麗根鬚的藤蔓
在每一處你和我到達的地方
都留下風情柔腸的故事

你是南方的秀麗嫵媚，我是北方的高大豪放
我們生性如此，你目光垂直，我不停飛翔
你創造娛樂，不配帶鑰匙
我背叛了世世代代潔身自好的家族
前來跟你傳播黑夜的恐懼
在捕鳥的季節裡，你的優美斷送了我
在完全失去世界的邊緣裡，我千萬次瘋狂

九九年一月十八日紐約

■ 季陽

世界是藍色的

謹以此詩獻給那位無夢派詩人。因為他那無夢的宣言與燃燒的六月夢，被判為十五年的囚徒。

這是他的名言：世界是藍色的，藍得像夢一樣。

——題記

那是天空淪陷的黃昏
星星公開地描述著夜的方位
而槍聲還密封在老人的緘默中
你最後一次重複無夢的宣言
——世界是藍色的……
是的世界是藍色的
在大河乾枯的世紀
它比海洋的藍更淺
比天空的藍更深
為了一個國度的覺醒
你選擇了天空與海
分享你藍色的夢境
即使被佔領也不可分割的天空
即使乾枯了也仍然濕漉漉的海
都是人的靈魂
人、海與天空
這自由的三位一體
在你的詩篇裡永恆地上升
你這自由的藍精靈
以異國情調的廣遠與冷峻
不斷把自由的海天交還給人類
你獻出了你藍色的愛情
卻獨自承受著歲月的憂鬱
與一個囚徒的無眠無夢……

■ 歐陽昱

紅色高跟鞋

我愛，當你足蹬紅色高跟鞋
篤篤走過繁華的大街
我多愛看你的每一下邁步、每一點偏斜
那高高、細細、圓圓的尖底
是你全部魅力所在
它引我看你雪白大腿的波浪起伏
和展翅欲飛的鴿子胸脯

春

在解她粉紅乳罩的
第三顆邊扣

在燈光變幻的舞場
踢噠迪斯科的腳

路燈在小道邊勾劃出
相吻的兩個頭影

皮鞋的尖底又細了
高了幾分

通過毛毛小雨
完成了同大地的交媾

一九九九年寄自墨爾本

■ 李斐

水菓湖市集

一家快餐店台階我長立
察看擺地攤的小販
皺摺的紙板小白菜橫直行
艷紅小辣椒削去外皮的葶薺
漲鼓鼓的蓮藕猶黏黑泥
五毫兩札的菠菜農婦尖叫
西紅柿在隔鄰攤子份外鮮明
草魚躍出塑膠水盆
肢解的鯨魚血濺行人道
蠶豆紅棗落花生一個婆婆守著
傍邊老頭眼盯三桶酸辣菜
年青姑娘香蕉鳳梨高叫最響亮
帶著孩子的母親木木和土豆
生薑大葱菜苔側臥懶望天空
餐桌上每天我面對這些東西
偶爾探頭伸進一個屬土的世界
自問自答生存與存在的道理
人人腸胃深藏不同的題目
屬金的中午陽光滿瀉街道
我罰自己長立去答覆面前的解題

九九年二月廿七日武漢

吐

城市
最大的移動痰盂
大家隨時隨地共用
在公車上在行人道
在醫院門階商店地板
我知道
咽喉下沉默的鬱結

■ 章平

讀書作業有感

丟了襪子，我赤腳
翻開枕頭被窩再找床底
不見了，不見了
焦急如在書裡爬的螞蟻

無法從書上找平穩道路
幻想的陸軍野戰隊也如猢猻散去
腳踏冰涼地板還滿肚子火氣

無事鬧的鬧到深夜
月光照著如連隊的字列
雖說組合嚴密
到底陰冷
還有油墨散發的酸味
有一匹老狼在曠野嚎啕
我找不著戰壕、堡壘、甘蔗林和青紗帳
找不著令人振奮的槍林彈雨……

可惜是一次讀書如此終止
看窗外夜幕十分神秘
一顆星，二顆星，三顆星……
三顆星，二顆星，一顆星……
再過一會，可能有一匹馬把夜幕拉過去

一九九八年寄自比利時

灰暗天空蘊藏的污濁
隨著急迫快意的口洩
都釘在大地的臉上
壯觀
人與人的關係份外親密
這種傳媒方式
那都會

■ 李雲楓

樹

一棵，一棵，那麼多的一群站在一起
就是一座新的城市
——沒有人的地方竟如此繁華
一棵與一棵，這麼多的一群
枝條在輕聲說著根所包藏的秘密
都在這裡站著
最高的就把太陽藏在了背後
影子長長的、長長的穿越了沒有路的地方
一直到傍晚
這時，夜便從根下面慢慢的爬上來
這時年老的將會睡去
那些年幼的，便會伸著頭去看月亮
——那慘白而病弱的圓
以及，那裡面所擁有的，那裸有著陰影的
樹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一日北京

表 層

敲門，有人從沒有房屋的地方來
（不在早晨、中午、夜晚）
聲音從院子一直走入屋中
再走入屋中，到床下、鞋盒、保溫瓶裡
從一個角落到另一個角落，一次次振動
衣服在床上躺著，落滿了厚厚的陽光
敲門的時候，院子裡一片寂靜
來的人沒有帶鑰匙
門閉著眼睛沉睡
（木頭平滑無比
木紋靜靜的陷下去，一直到背面

■ 馬永波

春

窗上的霜不見了，一張
哭過的臉。灰塵上誰的手指
寫了幾個模糊的字
好像是“再見”或者“我想你”
我在另一扇窗前看外面
一開始很清晰，但很快
呼吸使玻璃變得模糊
我在水汽上用英文寫下
“拜拜我恨你”。也就是
“Bye bye, I hate you.”
水管又響了。鑰匙轉動
一扇門重重合上，樓的顫抖停止之後
收破爛的開始用破爛敲破鼓
空空地空空地遠了
鏡子也髒了。樹和書頁亂蓬蓬的
像剛剛土浴過的雞
浮腫的棉鞋背過臉去，像一對夫妻
一切都陳舊，凌亂
但靜止，有如窗上的光和灰塵

那兒沒有光
蟲子可以走來走去）
敲門的人在門前
在木頭的外面
聲音從院子走入屋中，再走入屋中
回聲撞在牆上，彈過去
在巨大的鏡子前面，默默的
看映出的另一個房間與灰法
然後回來 說
家裡沒有人

福建青年詩人作品輯

策劃
·
組稿
／
侯榮

■湯養宗

福建霞浦人。1959年秋天生，參加過第十屆《詩刊》青春詩會，1991年出席全國青年作家代表大會。著有詩集《水上吉普賽》。

暗室

只有思想透明的人才能通過那間暗室
讓手上的火光完全熄滅後，走向
更亮的境界。那裡，火光是徒勞的。

光明在那裡拐彎後光明終於不再是
概念，在那裡踱步的人，他已分開了
肉體與步伐，黑暗成全了他

過多光芒的攜帶者，於是他有可能
在那間暗室停下來，他在這裡
收藏了自己，好像是注明郵址的包裹

一個已經可以不再使用光明的人，他有
太充份的理由將自己拿進來。他以
強烈的熄滅，保證了自己的身份

他通過暗室接近了更深的光明
而黑掉的那些在外頭是無法黑掉的
他通過黑暗徹底照亮了自己

最後的光明的追奪者，他在暗室裡
居住下來。他遮去了天上的一切
在身體最深的地方他辨出了深度

光明的使用權已完全足夠自給
他終於照見了自己，好像暗室裡
有無數的觀眾，當他走進來他徹底地亮了

他得到了種種允許，在伸手不見五指中
能暗下來的身體在進入暗室前早已

暗下來，而發亮的依然都在視線內。

間歇

結局提前有了回聲
在那個身影低下時
蝴蝶的背上佈滿水光

與我前一陣子的疲憊多麼相似
生活又遠了
歌唱者正爬過屋檐

而什麼正在與之密議
新的面孔
又有恰當的表情

一堆火到另一堆火的過程
現在需要保持，需要
一陣耳語

前頭還是他們
後頭也是他們
中間那個有了睡意

■游刃

男，1965年生，教師。現居福建省柘榮縣，著有《冬天的風絮》、《亡》、《葡萄園星夜的漫步》等詩作。

秋風

秋風吹著我的肋骨，一直吹到
他們的深處。秋風吹著我的眼眶
靠著幸運，我讀著關於樓蘭的詩章
而不被沙塵迷住雙眼

秋風吹著我的雙手，也吹著一朵
金黃菊花，對於它，一雙手和菊
花

又有何不同？秋風吹著我的衣襟
但我的衣襟不會像公元八世紀那
樣

揚起

秋風還吹著我的雙眉，這使它們
越來越乾燥，這無辜的雙唇曾經
歌唱過

秋天。秋風吹著我的後背
吹著它，正如吹著所有人的後背

在這有著盛開著菊花的秋天的無
限

宇宙

我不過如一粒秋塵，去向未明
秋風吹動我，同時也吹動陳舊的
窗帘與

道路，吹動市鎮，北回歸線和星
辰

召喚

讓我穿過詞語的密林召喚一個人
在入夜一幢陌生的房子裡
廚房的聲息已經停止，餐具回復
到

用膳前的
模樣，彷彿從來沒有人用過

此刻，也許他還在花園徘徊，從
表面上看

他與所有心懷迷惑的人沒什麼不
同

但他的眼睛看見了我看不見的事物
雨滴、玫瑰、明月的每一瞬

哦，在他短暫的夢裡。是否有我的
形象

為什麼我們倆不能互相夢見

如果是白晝，我們就可能交換金錢
、思想

交換書籍，分別時又交換道路的
方向

一個人的形象總是要到天明時才會完整
漫漫長夜，在這樣的痛苦中
我將他溫熱的手、他的雙唇和心臟等待
一個生命帶著他的藥、他的傷疤、饑餓
、昨晚的醉

帶著他睡眠後的氣息來到我的明天

一個人隱蔽的行程在自己的內部
昭然可見，在靈感到來的那一刻顯現了
偶然的奇蹟：作為眾生中的一個就是
每一個。經過多少年代，他與眾人沒什
麼不同

這要經歷多少次的遺忘，飲下多少恥辱
和榮耀。撇開森林般的肩膀和陰影
在哪裡才能找到他的名字和面貌
莫非正是他深入到了最後的黑暗中

這是應了誰的召喚：我？還是另一個
我？一個人穿過詞語的密林已日暮途窮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已走這麼遠
像火留下灰燼，像死亡留下秘密

■葉玉琳

1967年生於福建霞浦鄉村。80年代
中期開始在報刊上發表詩文，著有詩集

《大地的女兒》。多次獲國內文
學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在
福建省寧德地區文化局供職。

陽光家園（組詩選

二）

清明家鄉海

疼我的老人彎腰一閃
我喜愛的孩子又躍出水面

這是在閩東
那麼多識水性的子孫
為大海祈福
低翔的魚和我目睹了船艙裡的一
幕

他們徹底洗淨了身子
然後焚香 上供
香錢拋向船底
水酒灑向天空

沒有什麼能扶住此刻的莊嚴
內心的火焰和海水一樣繽紛
大海慢慢從昨天剝離出風暴
轉過頭來，說
來吧，兄弟
我指給你看哪一排浪花是豐年

唱吧，兄弟
流吧，淚水
這一次，你只為靜美的家園陶醉
北邊的單舵 南邊的雙桅
把你和先魂聚攏到一條船上
說好一切為了明天
大海沒有退路

你的生活 我的詩篇
留在浪尖上的那部份不朽

正被魚和一些人祭奠

陽光三都

一夢千年

陽光下海水突然鬆動
彼岸綠了 近了
只是當年的渡海者
已換上新鮮的面容

我把摩托艇喚到眼前

又想和貨輪一起繞海漫遊
這是三月，檣桅高掛虹彩的三月
我們歡呼，在離靈魂最近的地方
把歷史的繁榮帶到今天的商埠

我們繼續在水中穿梭
藍藍的炊煙淡淡的霧
擋不住魚排上下
撒網的手 踏浪的腳步
偶爾有一兩只小黃狗在週圍晃悠
孩子似的
兜走一天的蝦米和香粽

美麗的大黃魚再生在藍色故土
網裡網外
捕捉了太多的事情？
高高的礁岩告訴我
金色的波浪告訴我
從卵到苗 由苗成形
遼遠的海 海上的鄉親
精心侍弄的遠不止這些
閨女似的命

而明天，又將有多少條漢子
懷抱了原木 水和泡沫塑料
在浪尖建造家園

我們的凝望 停泊在海洋深處
離他們的富足不到一步

■陳魁

1972年生，福建省霞浦縣人。作品散見各大詩報刊。曾獲“詩神杯”、全國新詩大獎賽“探索詩”獎。

木 棉

三棵木棉站在人行道旁
三棵木棉許多年前就站在那裡
開花 生育 落葉

朋友 這是什麼樹
春天還光禿禿的枝丫
紅碩秀麗的花朵
沒有一片綠葉的陪襯
彷彿就直接開在藍天上

一陣沐雨的微風吹過
拂落幾朵優雅的嘆息
怎麼沒有想像中的少女跑過來
怎麼沒有白紗巾的手將它們拾起

朋友 這是木棉
朋友的回答捲入大街上的喧嘩
我突然憶起某個春天女詩人的詩句
啊 原來它們就是木棉
就站在我行走了二十幾年的人行道旁

朋 友

許多年以後
我才知道朋友是什麼

朋友是哥們 耍鐵
比鐵達尼號還要鐵
即使撞到冰山
也永不沉沒

許多年後 朋友們散居四處
流浪 婚姻 還有無常
使他們像一只只烏鴉
溶入遠方的暮色
而即使同住一個地方的
碰面也不過一聲咳嗽
這些年 朋友們都很忙

許多年以後
我才知道朋友就是一手的兩面
手心手背真像兄弟呵
在追逐愛情的年代
一張門板隔開單身漢們歡聚的時光
至今想起來還讓我心痛

朋友們散居四處 如塵埃
許多年後想起他們
就想起青春的十個指頭
如今化整為零
朋友們流浪四方

■石城

原名陸林松，現年30歲，在各地報刊雜誌發表詩作，入選六種選集，得過獎。

在這個世界與 一棵樹相遇

在這個世界上究竟什麼是站立
什麼是真正的站立？平地一棵樹

讓我突然驚異於靈魂的張度

巨大的樹，一條筆直豎立的河
一枝一葉如一沙一石垂下地面
不是天空所壓，是樹自身的重量

這來自它不斷生長的過程
漆黑的樹身之內，浪有多高
無人能回答，也無人再度質問

一粒灰塵比十噸鋼鐵還重
這是什麼時候？我沿著樹身
向上看見陽光，向下看見清泉水

和樹相遇在郊外。樹閃著幽光
擋住我的去路！那一刻鐘
我發誓，我絕對沒有看見別的東西

石頭衣裳

石頭使我的道路無比艱難
我在現實中跌入石頭
錯過春光
錯過月色如水

石頭像一件緊身衣裳
將我嚴密地包裹
我穿著石頭衣裳
出沒於大街
和森林般的人群
腦袋和腳蒙受相同的重量

石頭的內部冷得像鐵
誤入石頭，我四面臨壁
手腳無法施展

我知道石頭外面有大山
大山外面有大海

■徐南鵬

筆名南方、舒風，1970年生。
著有《滄桑正道》、《大風吹過山
巔》等。曾獲第十屆福建優秀文學
作品獎暨第六屆施學概詩歌獎一等
獎，係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

菁菁校園(組詩選二)

校 園

我讚美這些獨一無二的事物
單純 明亮 幾乎無法描摹
一陣雨在教室的瓦面跳舞
一群女孩 頑皮地旋動淋濕的裙擺
時間比蟬鳴更為短暫

我看見孩子們離開之後 瞬間
空蕩蕩的操場 青草齊整的口號
那麼低沉 連蟋蟀的歌唱
都能輕易淹沒 鞦韆上晃蕩著
快樂的餘波

我看見玻璃後面的臉龐
多年乾淨 易於激動 只有我
相信 那些目光
比河流有更長遠的志向

我們的童年 少年 就是這樣
長大 在田畝中 誰能辨認
哪一點綠 曾是自己經歷的春天

多少年了 鐘聲一如既往地透明

晨 讀

比鄉村的泉水更清冽 它積貯了
整整一個夜晚 是誰
將我們眼前的蒙昧悄悄挪開

我看見他們 像一群愉快的
鳥 佔據各自的枝頭
切割了黎明的寧靜
嘹亮的朗讀 讓人感動
記憶中的一幕 被一種聲音
反覆擦洗 像銀器 閃爍
柔和的光芒 富於啟發

風 從山上跑下來 輕輕
搖動身邊的小樹 像我們的歌
“初生的太陽照在臉上”
它也翻動新的書頁 但是
從來不留下旁注

■柔剛

198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譯
著有《西方超現實主義詩選》、
《意象派詩歌》等；著有《易理
與科學》、《東方詩經之戀》、
詩集《易詩64首》等。92年初並
設立了《柔剛詩歌年獎》，現供
職於福州海關。

妹妹要嫁人了

妹妹要嫁人了
這是因為歲數大的緣故
妹妹要嫁人了
這是因為我的緣故

整整十年 妹妹去闖蕩江湖
妹妹要嫁人了
因為累的緣故

這座城市將少掉一對兄妹
這座城市將多出一對夫妻
這都是因為時間的緣故
因為妹妹要嫁人的緣故

喜遊廬山

明天 我就要去遠遊了
帶著妻兒 攜著情人
跨過省界走出這久居的榕城

這是我中年作品的巡迴表演
是時間架著那美麗的皺紋之刀
鐫刻著我的簡歷 我的詞典

我已離開詩歌多時
生活的擔子 世界的眼光
早已把我那浪漫、幻想、率真的少年
拖成一節節疲倦堅忍的中年

今天 我想歇口氣 我要遠遊了
廬山 你是我多年想往的地方
明天 我要把作品一一展現在你的跟前

■ 古寒山

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協會、中國詩歌學會會員，在海內外各華文刊物發表作品。詩譯成英語、世界語等，係《國際漢語詩壇》編委。

我爹的大兒子 陶淵明

我爹的大兒子
陶淵明
是副市長

這幾天選舉
他到處拉選票
又安排記者採訪
在紙上建設魚水工程

老爹在鄉下種田
秋收遭遇蟲害
顆粒無收
我哥陶淵明
總是沒空回家
看一看老爹
蹲在田埂上抽悶煙的樣子
他說選舉是全體人民的大事
不要因為老爹與蟲害
誤了神聖的選舉

七月一日： 陽光很粗糙

那天
陽光很粗糙
到處磨擦
鳥從樹上墜落
羽毛紛飛
聲音枯裂
一個三歲的乞丐
把鳥兒踢進臭水溝
撿起五分硬幣
又向人群伸出肥胖的雙手

■ 侯榮

男，1972年生，福建福清市人。1990年起習詩，係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著有詩集《觸摸冰雪》，現供職於福州日報社。

冬至·陽光

北風翻捲季節的最後一章
候鳥們銜走了五穀豐登
天空無語
我詛咒射日逞能的后羿
我守望著踉蹌而來的執火者
暖住我的蕭瑟 成為三生的知己

顧盼之間，太陽射出無數溫情的
尖刀
針灸一般令我激動
儘管凜冽的鞭子依然吆喝聲聲
我願在雪線之上或歌或泣
只為陽光迫進心房
奔突我年少的感覺
我欣然目擊寒意囚禁的翅膀
翩翩起飛 諦聽殷紅的血液
流浪脈管
之後合十冥坐
很美麗地想像這一輩子
夢幻內外，不由風暖花開

不靜地生活著

抒情的夜再度棲息九樓
陪伴的影子已不知去向
瞥一眼風塵滿鏡中人
耳畔又響起河流的聲音
無所事事的時候我打點行裝
安排自己遠足或爬一座山

我的沉默始終是一扇門
門上寫著無所謂的表情
我在其中出入詩書，就像洗澡
撥弄思想的水花且故作深沉
就像我蹣跚走過樓下的大街
總是以一種異鄉人的心情
閱讀這一座閩中小城

就這樣已過了許多年
許多美麗的傳說發生在遠處
惟有那河流在耳邊流淌
柔性的波浪爬上了三分浪漫
七分呆滯的臉

■伊路

女，寫詩多年，已出版詩集《青春邊緣》、《行程》。現供職於福建省人民藝術劇院，副高級舞台設計師。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

風來了 風走了

風來了
像許多手
把滿桌的書頁
翻得嘩嘩響 我看見
94年書刊的封面 又看見
92年的 93年的 我忘記了
它們已堆在這裡這麼多年
它們沉默不響
它們從沒有喊過
世界啊
我在這
那些釘書頁上的文字
如果沒有人去讀它就死了一
本合起的書
像寢床
也像棺木

但風來了 那樣認真地
翻動著
有時停止片刻

像在思索 接著又
更加細心地翻找
那些寫書的人
曾經也這樣
翻著紙頁

風就這樣
把已故的時間
翻來翻去
我看著白嘩嘩的書桌
很像一座荒草淒迷的
孤島

有一張書頁
竟然脫離了書脊
滿屋飛飄
落在地上
又躍起來
我看它僅差一點就夠著窗戶了
就這一刻
風走了

殘 牆

殘牆
因失去其餘三面
像一側巨刃
它沒有想到這是它最後形象
有幾個工人用很粗的木樁撞擊它的
腰身

一慣起著保護作用的牆
現在成為危險
這使它從概念裡脫離出來
顯得很孤獨

它的身體終於被撞出洞口
從洞眼裡看見的不是傢俱
而是雲朵

天空開始搖晃
它環視著四週的廢墟
它知道獨立的代價

現在
它失去所有的責任和意義
只為自己站立 現在
哪怕是十分之一秒
也是它的永恆
它體會著絕望的空闊

可它看見弱小的人慌張逃竄
很想彎下身體扶起一個孩子

這一轉念使它倒下的姿態緩慢而莊重
彷彿可以分解出無窮的情意
但它很快平復
人們於是歡呼著跑過

■安琪

女，1969年出生。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詩作、譯作散見全國各詩刊、雜誌。著有詩集《歌，水上紅月》、《奔跑的柵欄》。現供職於福建漳州薌城區文化館。

水性楊花(組詩選二)

電 話

電話總是猶疑。隔著面孔的指南針
飄來飄去
噢，飄來飄去！

我完成一個涉水而過的幽秘
想像蒸發空氣
可是汗卻是乾的。酸甜的恐懼代替名詞

渲染光亮

五月的思想跳出頭顱

心也被零件拆散

我老老老老的哥哥就在上面

我們一起發怵：無形的時間威逼過來
刀叉似的，把我們夾在停頓的壓力裡
靈魂是能夠隨意改變的？

一天像突然的衝動

那麼多，或者根本就是我的意念

我聽過一遍《安魂曲》

我和莫扎特把老老的哥哥撫摸三遍

太高了

太高了，幾乎使呻吟傳遞不到我身上

我抬頭撞見經書的鷗鳥

我再活一次也不能得到神的赦免

言語回到喉嚨。以及產生夢幻的

灰：意外的一個人就這樣侵入

像月光和他的中指

可是我還未準備好裝束

適時的沉沒尖利而困苦

我願意就是這樣一個正午：急步、顛覆

尋找冰激凌被電鎖住

我彷彿就是我們的微笑

扭過頭，面帶羞澀

我已經在詩中提到它了！

而水切換——親愛的讓我躲在玻璃下

氣喘心悸

我仰望被夢拖長的你

可是我的吮吸夠不到法老的恩典

我願意被靈魂捆綁。我不安如釘子，驚恐

如小袋鼠的眼

……我只是在虛空中維持一只汹涌的手

■葉逢平

男，惠安崇武人。在全國各詩刊上發表詩文，多次獲詩歌大賽獎。

藍色古城

藍色的古城。青青屋檐上懸掛著
高天

炊煙隨著木麻黃和蝴蝶的翅膀上升

用桅杆撐起月亮這個支點是什麼
呢

帆船寬敞的漁艙裡

蘊藏著一首老歌和一眶淚水

划過往年的薯花，往年的稗草

一群群魚使秋天生動起來

呵藍色古城，纜繩一樣的石牆

壘堆了你的歷史

我雙臂在濤聲中成為嶄新的槳

愛海，誰的日子依然是漁筐和蕃薯

紫光是燈塔的痛苦，黑夜是岩雕
的呼吸

惠安女從什麼地方開始愛你

藍色古城，懷念的水域

唯有坐在你的願望裡

陽光寫在黃斗笠上，寫深秋的影
子

她們諦聽著愛情的足跡，黎明的
春天

藍色的古城呵

我將是她們另一彼岸的永遠漁人

一扇城門

一扇城門，用四個方向打開

一扇城門，一打開

就瞧見了許多城的古今中外

陽光替古城點亮房屋

一葉風帆守望。操縱的櫓

頂城門背後的那一個脊

一種打開是靈魂肉體的打開

一個方向

是抵達現實的方向

一扇城門，從大到小

向東向西晾曬生命。一扇城門

背南背北的戰爭與和平

一個胸膛，十指合一的手掌

一種歷史

一同鑲嵌偉岸的古城

一個城垛站起來

一千三百零四個城垛站起來

■林軒鶴

男，已過而立之年。泉州晚報社記者、編輯，福建省作家協會會員。詩作曾獲全國詩歌大賽一等獎。

心靈舞步(二首)

牧童短笛

用笛子橫擔童稚的日子

以年輕孤獨之指
扼住命運
鼓滿腔勇氣
並以優美的顫抖說一路泥濘

牛老了，你很年輕
經歷比笛聲引人入勝
機遇總與你足跡誤差半拍
你吹著笛子 吹皺夕陽額頭
四週峰巒起伏一種旋律

黑暗與光明是個連音
一支冷峻的歌伸延明天

欣賞的人不會永坐欣賞的位置
而前行是你不變的節目 你
吃力闖過前一程溝壑
勇敢面對別人的掌聲或倒采

太空霹靂舞

時空倒逝 世界旋轉
緯度結冰 經度流火
宇宙終成一塊魔方

一個孤獨的跋涉者
提著人生走馬燈
尋找新的星座
前面有一洼沼澤
晴天霹靂
月亮如藤爬滿你背脊
太陽已開不出紅花
笑是痛苦的藝術品

心旌搖曳 腳步蹣跚
地球只是太空的一個標點

結局還很遙遠

天堂有一把鎖
當成為鷹 湧動封冷的芬芳
飛出一團深邃的情結
喋血的靈魂不再匍伏

■ 莊永慶

男，年逾不惑。居廈門市同安區，現供職於某煙草公司。認為歌能引領心靈逃離猥瑣、卑賤、媚俗的氛圍，並釋放出一種人性的光輝。

蓮的另一種情態

即使在江南
如今也鮮見蓮的影蹤
在都市的重重圍困下
蓮只能選擇隱逸
抑或僅供品賞

更多的時候
我們只能凭借想像
遙看那濁水或清波之上
烈日或微風之中
娉婷婀娜的蓮
慵懶而無奈地展露
日漸憔悴的容顏

在無蓮的夜晚
嗅著漢樂府碧綠千載的蓮

■ 鄭建青

時代廣場的 水晶球與除夕夢

一片燦爛的星空

瞬
間
的
心
花
怒
放
之
後
是
否
就
是

歸 根

一只知了
知
知
知
地
掉
到
泥地上
再掙
扎
幾下
便不知
了

■楊星火

銀杏樹

盛夏 輕搖翡翠羽扇
深秋 放飛金蝶翩翩
葉青 葉黃 何須驚嘆
自有紅花白果 流香百年
啊 我的中國
五十年春花秋月 酷暑嚴寒
今朝壯如銀杏 屹立東方
擎起共和國的春天

雪山戀

沿著文成公主的路
我嫁到了西藏高原
軍衣飄飄吻綠雲海冰峰
大雪紛紛漂白女兒髮辮
我的情人名叫喜馬拉雅
生死苦戀 駐守邊關

熊貓

不慕別墅紅樓
繞在翠竹枝頭
一身黑白分明
廣交天下朋友

黃葉

枝頭一片黃葉
伸手輕輕採摘
黃葉突然飛起

原是一只蝴蝶

花甲歌

花甲是花季
七十當十七
祖國興旺我年輕
悠然跨向新世紀

鄰居

東鄰王建墓
西望杜甫草堂
不慕皇室學詩聖
憂國憂民詩千行

會飛的鮮花

——參觀成都蝴蝶會

萬朵會飛的鮮花
定格成瑰麗畫面
悲壯成永恆詩篇
我願飛入這行列
生生死死
為祖國裝點春天

春望

柳絲穿過斜斜春雨
燕尾剪去瑟瑟霜寒
伴著1999新春交響樂
走進共和國第五十個春天

快把紅梅別在母親胸前
再給整裝待歸的澳門妹妹

編一頂迎春花金冠
願我的共和國春光明媚
望垂掛東南那滴相思淚
——台灣 早日融入中秋月圓

給你1999個

祝福，香港

採來蜀國紅梅的芬芳
遙寄碧波如鏡的香江
給你1999個祝福
我的紫荊花 我的香港
祝銅鑼灣春節的鑼鼓
鼓響香港之春進行曲
祝九龍的金龍狂舞
降伏海洋襲來的風浪

祝身披春暉的東方之珠
閃耀新時代的瑰麗輝煌

聽澳門小妹

唱母親

——看電視片《澳門歲月》

一聲母親
唱得我熱淚滾滾
萬里神州
頓時大雨傾盆
回家吧 被擄的小妹
我們親親的澳門

今夜我將乘夢之舟
停靠到你窗前

■ 秀陶

五號路

獨自一人上路，快慢、走停隨意，乃有了無盡的自由。無盡的自由亦即無盡的寂寞

因為路太直，五、七哩內瞭然如射，所以渴睡；因為生活太平淡，所以人變得遲鈍；因為近了，要到達了，所以車速快了；因為平蕪空曠，缺少景色，所以看板上的笑容也格外的親切；因為無聊，所以儘作著這樣的造句練習……

車速八十幾英哩，我是爬行在藤蔓上的甲蟲，村鎮是結在兩邊的葫蘆，替這些葫蘆取名字的一定是那些頑皮的孩子們，有些名字特別惹人笑

山丘仰臥，圓潤而光滑。兩股之間什麼也沒有，生著叢叢的矮樹，作為陰毛

曳引機在一大片旱田上替大地搔癢，地笑了，呵出長串的塵尾，那笑的顏色是黃的

如果是一兩條牛，有或者沒有牧童，有或者沒有竹笠，有或者沒有短笛，都是一首蠻好的田園詩。一千隻，一萬隻牛麇集，便是工業，便成為大地的潰瘍，而且發出同餐盤絕無關連的惡臭

這葡萄田是誰的產業？這樣的翠綠仰望在藍天之下，這樣地教人賞心悅目，四處一個人影也無。我手牽黃綠的幼藤，大聲宣佈：“我的！”我偷竊了這片產業，五分鐘。離去時，我揮手說：“你們好好地生長吧，我去了。”

May 1999, Rialto

■ 肖沉

月亮

在李白眼裡
月亮是床前一片霜
挺涼
也是塊鹽鹹地
根苗不長
在李清照眼裡
月亮是酒杯中的閑愁
才下眉頭
卻上心頭
閑得難受
在李自成眼裡
月亮是一只白麵饅頭
地主家裡剛蒸好一鍋
他就招呼農民們蜂湧而上
給搶子
在李鴻章眼裡
月亮是預備賠款的銀子
八國聯軍的一張收條
沒字兒
在李叔同眼裡
月亮是一面佛鏡
上面沒土兒也得常擦
哪怕擦的走了水銀

但，在我老肖眼裡
月亮是漆黑夜空中
被我日過的一個小洞……

一九九九年寄自天津

■張耳

關於母親形象的講演

取代了博物館裡旅遊者暑日午飯後的睡意。在什麼時候做母親，中世紀的十四歲，還是如今的三十四歲，或者四十四歲？考慮以什麼形象做母親是在人口過剩生存空間壓縮到所有其他人都成為對自身利益的威脅之後。

聖瑪麗神父生育，把母親從性慾裡摘除，同時也把母親從人的理念或自我中摘除。預感兒子上十字架，注定永遠失去，她站在世界各地教堂牆上流血，臉、胸前、手心，卻依然情意綿綿。這便是終極的母愛：非人非性的放任和自裁，明知注定失敗卻不可遏制的無理。母親的吸引力正來自這一臉獸像。

父親在對面長椅上哄兒子安靜一會兒，好讓母親打個盹。

洗擦不淨

泛魚腥的案板，無望地躺在塑料垃圾桶裡，魚頭不再喘氣，你也累得走來走去，一只手按著另一只手上魚鱗刺括破的傷。割成梭形薄片的死亡，堆在白磁盤上，柔軟，嫩粉，無法詮解，掛了幾縷你的血，映著早晨斜射的陽光艷美如花，或一朵陰鬱的笑容，忽然想起中學時代最好的女友和初潮的昂奮，你不明白為什麼非要洗掉早晨的魚腥，為什麼魚腥在早晨永遠洗刷不去。街上車警響起來的時候，你正全力在案板上拍蒜，刀背蒜泥四濺，刀鋒朝你飛快地閃來。

天氣預報

暴雨，苦旱的紐約一天都在等，從早晨起不時有陰沉的雲堆出，陽光一會兒現，一會兒隱，逗人盼。中午時分，氣溫終於降低，涼風吹得加一件外衣在花園裡也坐不住了。站起來走動，看修道院窗戶上以暖色調繪出裸女扛家徽的銀染玻璃，猜想豐滿女體的寓意，為子孫繁衍怕只是表面現象。當年和尚制畫一定另有深部體會。博物院的注很簡單，採時、採地、製作年代，彷彿談一件商品。猜不出家徽上老老實實畫著三只草籃（鐵桶？）家族的行當和已經過去的未來（子孫繁衍？），還有那些沒被採集也是在期盼中的製作，不是為了牟利，揚名，甚至也不為美，不過出於必需，在生命有局限的經驗中，無局限想像的必需，期盼中必須挨過每一刻的必需，酷旱中必須盼雨的必需。

向前游

不回頭，海撫摸全身，像一件貼身的綢衣（偶爾刺癢的針腳線縫是浮草、游魚和漂在海面曬太陽的海蜇），或者海根本就是你水質的皮膚。所以向前游不過出於相對沙灘有局限的想像——沒人可能游出自己的皮膚，孩子們的喧鬧，親人友人的焦慮，遊人的驚愕或憤慨，統統在你的背後，連頭上晃眼的太陽都漸漸失去原有的能量，不過從它們各自固定的角度標誌你的進程。可誰在海裡關心進程？游，純粹地游，自由，不回頭。沒人看見你看見的景緻。沒人。

一九九八年寄自紐約

■ 靜黎

無聊即是有趣 (2)

我用眨眼的方式替代表盤上秒針的移動試圖驅趕著時間乘2倍的速度奔跑，直到將腿摔斷的那個小站，我毫無保留地報以放肆地開懷大笑。

這個下賤的坯子養不熟的白眼狼公正只是它一貫偽善的借口如此的小人卻學會了輕鬆地控制住死亡。

莫名下垂的淚一朵朵開了花的白色薔薇，浸透了筆尖親吻的稿紙的額頭她是女人曬乾，身體就會變脆！

哎

越來越感到自己每天都在丟東西這感覺真的有點令人恐懼。琢磨，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痛苦經歷。好像，只是，說不太清的點點滴滴不起眼的，就那麼跟著鐘擺學會了放棄。偶爾喝了點酒躲進一個人沒有的夜裡想想明白點事哎，還是洗洗睡去那太不容易。有時候也會預感到什麼地方出了問題挖出，一大堆爛在記憶中的英雄鼓勵自己想著，陽光扶過身體每一寸肌膚的手臂2分鐘，卻只有2分鐘的暖意一個可惡的電話有人，跟我談現實問題真有點來不及，去整理。別想太多我總是這樣說服自己就那麼回事是最具說服力的武器討厭，討厭通通把情緒偷偷壓在心裡告誡自己，千萬別小看了俗氣那，也是一種生活魅力雖然，太多時候等同于騙人的把戲不過，那其實也挺有意義我真的哎，總感覺自己每天都在丟東西想想，其實，不過就是那麼點，沒用的出息，也沒什麼過不去！

一九九九年寄自北京

■ 王偉文

好日子

今天是我的生日
九月九日

遠遠高樓來
糖般微笑
背後緊緊抓住拳頭的
叔叔嬾嬾姑姑
齊祝賀
這是個絕好日子
快高長大……

爺爺用白金的手
閃亮鑽石的笑容
撫摩我頭
你長長久久我也長長久久

媽媽站在爺爺身邊
在高高台上冷冷望著
從前的白眼現在的嫉妒
手擁抱著她的武器

從她手的振動
感覺到她肚上的傷痕
為早產在九九年九月九日九時
開刀流出黃金的傷痕
洗淡過去
鍍美將來

惶惶的我不知
倒空的童年
為黑棋或白棋
聽說現在有基因工程美容手術
能修改皮膚
我想改變我的掌紋

■ 羅青

妙語

閑來無事
默默無言的在水中
插了三根枯木

不料卻引來春風一陣
吹開一影水木雙關妙語
靜靜倒立在水邊

蝴蝶獅子

一隻小小的紅蝴蝶
翩翩飛舞飛舞
飛舞在
一頭猛獅身旁

那猛獅的魂魄
竟會是一隻小小的蝴蝶

還是小小蝴蝶魂魄
本為猛獅一頭

燃燈人

用我的一生
為你點亮你自己的一生

燃燒的你
是即將消逝的我

喔 請用你的一生
為我們點亮我們自己的燈

■ 陳強華

情詩

1 ·

超級市場大促銷
我們搶購大量罐頭沙丁魚
儲存在櫥櫃第三個抽屜
現在我們喜歡船長牌
儘管以前我們選擇牡丹牌
海一樣藍的背景
和一隻微笑的沙丁魚
彷彿要向全世界說：
“這是世界最豐美的魚
加兩片鮮紅蕃茄
為所愛的人。”

2 ·

將沙丁魚弄碎
紅辣椒小洋葱切細片
擠幾滴檸檬汁
你喜愛的馬來沙拉沙丁魚
都準備好了，沙拉拉
因為辛辣
因為酸甜
還有一點點的腥
生活就有了生氣
因為洋葱，沙拉拉
我們同時
打了多個
快樂的響屁

一九九八年寄自馬來西亞

■ 蘆荻

給——

我是響徹海空的濤聲
你是沉默不語的大海

我是孤傲的青城山
你是擁抱眾山的天

我是小小山城一盞忽明忽暗的燈
你是浩瀚蒼穹一顆光華四射的星

我是跌宕清澈的嘉陵水
你是匯納百川的揚子江

* * *

我使快樂的你煩惱
你使憂鬱的我歡欣

我使擁有一切的你一貧如洗
你使一無所有的我無比富有

我使你的新夢破滅
你使我的舊夢復生

* * *

我是你交響樂的一個音符
——你偶然興起，哼在嘴邊的
你是我進行曲的整個樂章
——我苦苦尋得，響在心田的

* * *

微不足道的地球是我！

■ 思方

詩是麼什

又是櫻花初開的時候

這一次

戴著桂冠的詩人
在電視廣播

？什麼是詩？

他講參加一次聚會
在意大利，談

？什麼是詩？

眾言紛紛，後

有人敘述十六世紀

博羅諾揭櫫新說

向所有專斷的權威挑戰

終被判為異端，強

戴上鐵面具（防止

他發言煽動圍觀的群眾

以他著名的滔滔口才）

縛上木椿焚死

？什麼是詩？

詩是博羅諾

在木椿被焚時

所想的而未說的

這是詩：敘述著結論

詩人就此完畢廣播

？什麼是詩？

正是櫻花初開的時候

？什麼是詩？

落花無言

■曹金良

瓷 意

瓷

每寫到這個字

便連畫帶塗的

唯恐人看清

是個次 瓦

總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還有什麼其他含義

使如玉的模樣

比瓦片剛硬著許多

不知行楷隸篆的筆法

是否有條曲徑

能通向一種文化幽境

那樣就不用害怕淺薄

可以藝術地創造一切

然而有人提示

倉頡還造了同音同義的“磁”

使這種東西很有年代

並進入現代電腦

成為軟件中的詞

可以拷貝 可以仿製

白 瓷

像傳統的宣紙

像現代的打印紙

白瓷之白

似乎等待著什麼

嬰兒的初次笑容

不知能否綻放白瓷

少年的初開情懷

不知能否茂盛白瓷

白瓷誕生之後

經歷過風雨

跨越過火焰

應該成為而立的身影

抑或不惑的靈魂

但塵世的冷寞

以千年的冰意

沉寂 曾經的熱血

面對白瓷

誰能說得清楚

第一個現代白瓷的去向

誰又講得明白

最後一個傳統白瓷的歸宿

白瓷之白

在無聲無語的碎裂中

成為一種粗糙的鹽

讓後來者品嚐

頭髮變白的滋味

漩 渦

每一個白色的轉動

都會成為漩渦的

青春之瓷

在深淺不一的急流裡

讓渦心朝向太陽或者月亮

相似與否

無人說得清楚

那些沿水漂動的漩渦

吸收瓷的陰影

放射瓷的明亮

把所有的目光

眩暈成一種迷戀

愛青春之瓷

愛瓷之青春

而其他的轉動

都淡若流逝的水意

歷史沉積起新的愛情

以一年一次春潮

湧動 明亮的瓷

湧動 無暇的瓷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tchanw@yahoo.com

■ 余怒

現 出

清晨現出風車，因轉動而無形。
是一個嗓子，疊著。
神經質的，擴散的臉形。一個沒有輪廓的
向前波動的喇叭形。
圍繞著細節的白色拱頂，和帶有
各色斑點的鹿角的沙徑，沿著那時刻
慢慢聚成一個人。他的參照物即他的反面。
附著在秘密冒出的木樁上
一晃動，一片葉子綻放。風從
遠處召回了形象，制止了
視野的消失。把看不見的換成了玻璃。
用舊的物件的名字，它的無名
是一些殘骸。
慢慢聚成一間屋子，四面都開著，卻黑得
挪不動身體。
這風，使高處低下來，低到低語。

是正在收回的一瞬。
發生的事件被壓縮到它的裡面。
一天變回一秒鐘。
一座無人走過的橋，水的過去和現在
橋離開自身向下滑落。
一扇窗戶及其遺忘。當他介於
這二者之間，清晨便成了他的暗匣。
昏暗和一個夏天的聯繫，開出一條
長長的清單。顫動到靜止的長度，無物可以
充填其中。逐漸變輕的孩子
抬著石頭，以假想
衡量他自己，離不開一瞬。
言語中的分身術，是漏斗和水的關係。

■ 野夫

奧菲斯 電梯停止

黃昏升降機湧入高峰時間
趕著回家的人隨意擠在一起
慢慢地懸在半空成為觀禮台
大玻璃下面泛出一個大都市
悠閑在霓虹燈下蠕動

SOS湮沒在刺眼的閃爍中
我們已經沒有慾望
倘若能夠坐下今天也是美好的
我想把大玻璃輕輕卸下
伸出頭揮動手喊叫一個救世主

同一只漏斗，不同名稱的水。
慢慢倒入，卻不見流出。

可以活動，可以跑起來
但流出是無形的。
在越來越深的廢墟裡，突然的坍塌
也來得均勻
看不出是坍塌。
一個懷念的夾角，上面是黑暗，下面是
清晨，被殘餘物支撐著
平坦裡充滿天空。原野
下降到樹叢中。炎熱針對這一現實，找到
需要它的人，一個傷口正紅的
中年婦女。
她在空氣中，舔著空氣因為空氣的甘甜。
味覺中尖尖的山。堆著
風車的骨頭。空氣再一次
為青翠的緩慢所控制
只有碎石滾往山下。

■ 于竟遠

老板請客

今天我們又加了班。

老板說：

別走了，今天我請客。

大家就走進宴會廳，

老板端起酒杯站起來：

來來來，別客氣，乾乾乾！

以後再加班，

我還請客。

結帳時，

老板把鼓鼓的錢包拉開一條小縫。

但我還是看清了：

裡面全是我們的汗水。

勿忘我

輕輕地

向你遞上這片淡蘭

不需要更多的語言

只希望多年後

不管你遺失多少腳步

忘記多少笑臉

都不要忘記今天的這一片兒

因為她過去

也曾經深藍

不知多少次淚水

才被沖淡

春 天

春天是綠色的河流

■ 姜子

白鷗湖

白鷗湖，

見不到白鷗鳥。

然而，

隨節令變遷，

卻有天鵝、鴻雁、海鷗。

白鷗湖，

比不上西湖美。

但是，

我愛白鷗湖，

水清景明，無波、沒浪。

一九九九年寄自法國

注：白鷗湖是法國77省境內的一個風景湖。作者就住在該處。

河中的肉是桃花的骨頭

當雪山的蓋頭緩緩滑下的時候

河邊的柳枝伸出一串串舌頭

一粒蜜蜂跳過來

一只風箏飛起來

一片花香叫起來

一只昆蟲從青草下面爬了出來

城裡的姑娘被桃花醉在郊外

村童的柳笛把老人的淚水奏了下來

春意濃了，春意最濃時

春雨會像酒一樣灑下來

■ 陳銘華

曦

掀起你的黑衣裳
奶白的初夜
裝滿了更動人的鮮血

一九九九年一月廿四日洛城

登山記

山越來越重
死亡一步比一步輕
噫 一朵雲
只要抓住她的衣角
我就飛起來了

一九九九年一月廿九日洛城

小心流星

天黑地墨
夜最動人時刻
我駕九龍航天梭
飛越十八層
空間 不見人
只見萬萬萬世前那顆星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五日洛城

綿綿無期

下雨天開花傘 情人要回鄉
雨天下花傘開 情人要回鄉

■ 呂建春

大陸之歌

打開門，夕陽染紅半邊天
有人偷偷進去，放了一把無名火
有人飛奔出來，背影消逝在暮色

關上門，黑暗中沒有星光
有人唾沫四濺，狗叫哭喊翻了天
有人移動座椅，所有的聲音靜默

鎖上門，日夜像黑貓白貓
有人鼾聲嚙語，老鼠暗暗的咬嚙
有人夢魘驚醒，破曉的旭日在撞門

時事乙則

那樣沉重的 我
選出來的總統先生
下著半旗
呼籲
“各國政府使館遷移
請先知會敝國情報機關
以避免悲劇重演”

在CNN強大的傳播網上
向我的祖國道過歉後
那快感與夢妮卡
溫軟的口腔
想必同樣悲喜交迸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日洛城

■馬蘭

山歌

一

我們猜謎，把語言分泌為石頭
曖昧地開，成無花果
山歌來時，我的影子把目光籠罩
你可以將金屬插進每一個謎底

我們何不進入各自的第三者
第三者這個謎面
脫穎而出，掀起謎底的紅蓋頭：
重婚的幸運呵
你把我當女兒來伺候
我來來是位女兒，你是過橋的士兵

阿明，神說，今天就是吃的日子
今天許多朋友從遠方的夢中
踏水而來，欣賞
我們的手語顛覆時差，混淆黑白
偷情，有什麼理由不幸福呢

二

你坐下來，畫出一條線
水就分開了，說有路就有路
你為自己寫下證詞，阿明
我到水裡去，你向我游來托運著我
“水草纏繞我們的頭骨，聲東擊西”
魚非魚，九月九

形容愛情是我的形而上學

我們說著祝福的話，為祝福而祝福
時間充滿空氣，我們低空飛行
銜著大紅的布頭，明示方向
雷達與我們擦掌而過，這多麼美妙
你看見我懷抱的雨水了嗎，沒完沒了
阿明，雨非雨，九九歸一

三

離開這些數字、日戳，阿明
我稱你為你

如果你往後走，追述你名字的來歷
那第一個呼喚你的我，又能說明什麼！

他們把你的名字換來換去，那又如何
血液並不終止在心臟甚至不來源於心臟
你穿得是風化的衣裳

淹在水裡
我可以到河的那邊，舉著一撮姓名的標本
但我寧願在這裡稱你為你
以我不可能的聲音，沒有重量的聲音

四

如果你看到鴿子在走，木船在飛
你就已經告訴了我，他們裡面深厚的字形
這時我把目光平視，從其他的地方離開
再離開移花接木的房間
我的情人，你仍然沉默，表示理解
沒有更多的路可以供我在木頭上走
可以讓我的想像在天上遊戲

如果你看到信鴿回歸，木船逆境而行

這就說明了我們背後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願望，將愛情扔向床第之間，成為植物在某一個地方製造我們自己的氣候在某一個方向把家扣留在屋內我的情人，慶祝我們逢場必作戲的今天我們都早已遠離了風景和美人誰知道呢，你我這樣的寄存物質可能在錯過認領期後再錯過了發育期

風吹過的一場波動，在此時進入時間

五

女人走得很慢，在水上
她的影子在前面追蹤你遠走的頭骨
在水上，她還有多少果子為你留下

女人從東面來，朝向天邊的一滴血
她經過光合的作用，如此你要小心
她的後背，背著一塊島嶼

女人輕敵地舉手，放鬆身體的開關
島嶼就落在了水中，她這時眼疾手快
她看到她的背上長滿了魚鱗

整個過程滴水不漏，女人
再一次把頭輕放在水下，沉溺下去
和著同時往下沉的那滴血，交合
這溶血的象徵性如同島嶼的存在
就是讓我們大家都來流點水

98.12.14紐黑紋

■沙克

夜晚的葵花

轉過臉來，葵花
看看天空和自己的模樣
太陽早就落下山去
還會落下山去
一個朝南的山坡和村子
已改名換姓
你的心臟被移植四方
適應不同的風水

夜晚的葵花你回頭
看看昔日黃花在事物的空地
在曠遠的大野恢復容貌
流著香油，忘了風吹雷擊
哪知夢境短長
轉過臉來，你的初衷
嵌滿珍珠，天皇皇，地皇皇
翻捲的嘴唇吐出
內心的光線

夜晚的葵花
忘了自己的姓名
露出整齊的白牙

一九九九年寄自江蘇淮陰

■風子

飛機降落的時刻

如同候鳥隨著季節轉換
我將飛臨這座城市
熟悉的市郊鎮子
陌生而又白髮蒼蒼的您
兩片嘴唇般山脈
夾著兩排牙齒似的鎮子
彷彿如您咧開嘴的笑臉
——祖母

在一千八百里的電線兩頭
握的不能再熱的聽筒裡
傳來您那慈祥的聲音
天堂離我越來越近
看看我吧
不知哪天我就該上路
可我總不相信
是的，每個人都要離開這個世界
就像日月季節的輪回
滿山遍野山花怒放
您還牽掛什麼

我依稀記得一九六七年
一個花浸出血的季節
一群雜種帶走祖父的夜晚
您將電線浸入腳盆
您要洗乾淨腳上路
水盆裡有您的影子
也有天堂的影子
那年 我五歲
在一家劇院的舞台上
高聲誦讀著領袖詩篇
您沒有去成天堂

■馮學良

我在妳眼波裡泛舟
蕩起一眸湖光
順著碧波搖晃下去
漂向妳黝黑的
水靈

無題

搖 搖 搖
月光是倒映的美
可是我卻特意
用櫓搖成碎片晶瑩
點綴我深情的遠航
以為如此輕描
可以飄起波心
可是 湖上的霧紗
卻模糊了視線
讓我始終
航不進妳的波光

岸頭 也許需要一盞
導航燈照亮……

許多年之後
我採訪您那時的感想
您充滿皺紋的臉
舒展了，眼中出現了亮點
哲學家一樣說
沒有地獄的人間——可疑
沒有人間的天堂——可怕
於是我猜透人生的謎語

飛鳥從鎮子上空掠過
我明白了您的道理
您一定是和那鎮子一樣
是咬著牙的

海南旅宿抄

有馬敲著／王翔譯

椰島素描

在這個小島上
摩托的行李台上載著人
耕種機的後面裝著魚
經常有舊自行車來來往往
很少看到汽車

在椰樹林裡
建著很好的木造房子
雞在地面上走
蜜蜂成群地嗡嗡作響
沒有鱷魚 也沒有蛇

在熟透了的香蕉旁
女人們聊著天洗衣服
小孩子騎著小三輪車玩耍
男人們在樹蔭下的吊床上小睡
不用空調 也不用電扇

海口公園散步

只有貪慾的人類
在鐵柵欄外騎著摩托
開著汽車
忙忙碌碌 被時間追個不停

只要能忍受成為被觀賞物
在涼爽的檳榔樹蔭下
本可以懶洋洋地午睡

在市街正中央
毫不猶豫地扔掉無盡的慾望
在又青又大的波蘿蜜樹下
悠閒地午睡如何

動物園的熊、猴子們無精打采
在帶著孩子遊玩的一對夫婦前

我回想起故鄉的原野

賣電子陀螺的人

筆直
傾斜 橫著旋轉
五厘米左右的球體變成陀螺
上海的小姑娘
微低著劉海兒頭
專心地操縱

塑料小台座上
裝有十字圓環球體的軸底放好後
將陀螺放在柔軟的食指尖
並移至細繩 傳到另一邊
她用魔術師般的動作來擺弄
旋轉的陀螺體發出鳴響
立即閃出紅色的光

奧奇機械 一旋即智
電子陀螺 一轉即樂

樸素的展示窗玻璃板
被擺到眼高處的小箱子堆旁
她閃爍著黑眼睛
是為了工作需要
還是因為沒客人的無聊需要消除
用靈活的手
沉默地重複同樣的動作

夜晚的外灘遊人不絕
霓虹燈眩目的南京東路
殘留著阿爾·的戈 式幾何學模樣的
百貨店三樓
陰暗的玩具柜台的邊上
她操縱自由的小球體
發出更加令人驚怕的鳴聲
在我眼前放出奇怪的光

櫥窗

從雙層巴士的上層擠下身來
夾著公文包的少女匆匆橫過

斑馬線走過竄出冷氣的咖啡館
大減價的百貨鋪和掛滿招貼畫的

書報亭她的側影在一家高級時裝店
的櫥窗前停了下來佇步凝神

櫥窗裡有一個石膏模特兒它的
側面輪廓與她極其相似

用手扣了扣厚實的玻璃窗
扣了扣玻璃窗好像扣一扇門

沒有人注意沒有人知道她
是否走進那個假想的空間裡去了

背景

有人在我背後
做了個鬼臉

做得巧妙極了
以為我
完全不知道

其實我並不知道

驀然回首
我看見一張

好端端的人臉

A Display Window

pushing her way down the upper deck of the bus,
the girl with a black briefcase, hastily crosses

the street. After passing the coffeeshop spurting out whitish air,
the department store with a big sale sign, and the bookstand

with all kinds of hanging pictures, she pauses
in front of a display window

of a fashion shop, staring at a model of plaster
whose sideview bears a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her

she knocks at the thick, heavy windowpane
knocking at it as if at a door

no one notices, no one knows if she ever enters
the hypothetical space

Background

someone made a face at me
behind my back

it was so shrewd
that I was supposed to be
completely ignorant

and I was indeed ignorant

when suddenly turning my head
I saw a face
of total innocence

In A Tavern 客舍

The wind is cold,
the homesickness has been asleep.

That lying on the fireplace
is the ash of another tale
Tedious as those have been told.

Although the dream is growing old,
and memory has closed it's only door.
You can still hear the wind's roaming roar:

“Oh, on which weary face
should I inhabit tonight?
How could I exactly read it's mind?”

Insperation 釋放

Squirming, crawling, then it's struggling.
At that time I hear something is screaming
from the innermost of my soul.

Open the cage,
I release the soundless wild bird
just as it's in no time's rush.

Reviving 甦

At this moment,
all the seeds in deep sleep
are stretching their new born limbs.

All the twigs at full rest
are dressing themselves up
for the fashion show of Lady Flora.

And, all the hearts in hibernation
are ready to fly
Straight toward the bright April sky!

On The Sharp Turn

在轉捩點上

A falling leaf
cutting down no vital of the ground,
but carried away the sigh of season's song.

A touching lyric
shooting off no trouble of the world,
but clarified our mind without any moan.

Since there is no paradise or a severe life,
neither could you simply declare:

“The dancing of those snowflakes
is not worth even a rose's smile.”

And, that is the way we live poetically
both in a classical and modern style.

That's the way it is
生活題解

With a face of leaden cloud, the sky isn't high.
You can chin it up with the reflection of a rainbow
and make it bright as a girl's smile.

With a sorrowful groan,
the chest of the ground has been tramped
by those ugly steps for spite.
But I'd rather comfort it with a green thumb
instead of a lion's roam or nightingale's sigh.

If someday our footprints might ingrain deeply
on the earth as time goes by,
you'll know someone has illuminated the forward
road
with a light bud shining as a great mind.

Even though
you prefer to have a cup of coffee in original style,
always sweeten it with a spoon of love.
And, that is the best way for a beating heart
to be truly aliv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Jianqing Zheng* and *Angela Ball*

Secluded Life 幽居

Keep all this outdoors:
violence, pollution, economic recession,
utility bills, medical insurance, urgent tax returns,
and three thousand worldly concerns.

My house is small,
but big enough for a calender painting

and, needless to say,
a book of Tang poetry is bedside.
Thirsty for wine, I'll take the gourd off the painting
and walk in misty drizzle
to Apricot Village.*

*Apricot Village is famous for wine-making.

teacher guides me to walk,
life pushes me to walk,
people watch me walk.
Ok, let me walk.

Ahead of me, only haze,
no signs of road,
nothing smooth or rugged,
bright or dark,
I must walk all by myself.

Burden 包袱

Cast it to any corner,
you cast the whole Bastille,
your body becomes a feather
floating over flowers,
on mellow wine,
and in poetic rhymes,
then somersault white clouds
to slide on and on with a stream among ravines.

Oh, it's salty.
I look up to see
my white-haired mother is all tears.

“Well, I'll shoulder it again,
just like always.”

Road 路

Everything ruled
bears no single misstep.
Mama holds me to walk,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It is a peculiar evening in July.
The stars melting
into the steamy woods,
the zinnias dripping colorful sweat
into the dry brook,
Silence filled the house
with dread of the nightfall.

Then I heard remote thunder
rolling on the horizon,
drumbeats battering the moon.
A cuckoo thrashed in the brambles,
its trembling feathers burst.
Red dripping, a splash
upon my pillow.

It's a peculiar evening,
Lava burning in the wind,
the roses by the cracked patio
gaspd in smoke.
A deer was trapped
in the forest fire yonder.
The higher it jumped,
the faster the red tongues
followed.

The sky turned yellow,
the wind whipped hard.
The deer's silent cry
speared through my windows,
slashed the curtains all night.
Blue flames engulfed my house,
till the ice of my heart
put them out of dawn.

Postscript

Now snow lying deep around the cabin,
crystal steel sealed the doors
and windows.
My hair and eyebrows grow white
and long like icicles
along the rusted gutters.
Will I hear again
the drumbeats on the heavens?
Is the forest fire still smouldering?
Did the cuckoo break free?
Will it ever come back?
一個夏日奇異的夜晚

星星熔熔於蒸薰的林中
窗前白日草怒發
七彩的汗珠滴入乾涸的石溪
夜幕低垂，寂靜在膨脹

天際滾動一串雷
朦月敲著天鼓
一隻杜鵑掙越荊棘叢
斷羽繽紛，鮮紅濃滴
於人的枕頭

那夏日奇異之夜
風，薰著火山氣息
玫瑰，在頽井邊怒綻
一隻糜鹿在天際森林中
大火前奔跑
它跑得越快，那火舌
捲得越高

天被染成橙紅色
風抽得像鞭子
那糜鹿無聲的喊叫
整夜撕裂著人的窗簾
藍色的火焰燃燒著庭院
直到人心中的秋霜
將它撲滅

後記

如今冰雪堆積小屋外
已達一呎深
水晶焊鎖了門窗
人的烏絲與長眉
已蒼茫如簷下的冰劍
人忍不住欲問還休——
天際會再傳來鼓聲嗎？
森林大火熄滅後
可有星星餘燼？
那杜鵑可逃離了荊棘？
它永遠不再回來了嗎？

九米和遙遠的距離

◎陸健

——析田原詩作〈作品一號〉

作品一號

馬和我保持著九米的距離
馬拴在木樁上 或者
套上馬車去很遠的地方
馬離我總是九米

馬溫馴地臥在地上
是一位哲人
馬勞作田間
是一幅走動著的裸雕

我和馬也保持著相等的距離
在室內靜靜地坐著 或者
去了別的地方
我離馬的距離總是九米

馬掙脫了木樁
或掙斷了韁繩
在很遠很遠的地方撒野
奮——蹄——長——嘯
馬怎麼也馳騁不出
我們之間的九米

很多草都枯萎了
馬咀嚼著還散發出清香
那清香離我也是九米

馬和我之間的距離
很多年來不延長也不縮短
從活生生的馬到青石馬
我們之間的距離
永遠都是九米

1991/1/16

〈作品一號〉讀起來不晦澀不複雜，不像有些詩篇都是才子氣讓人服膺作者的聰明。但〈作品

一號〉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感覺字裡行間有一種意味發散、繚繞，我們不妨再讀它一遍且細細品咂。

詩中有兩個意象應該注意：我和馬。顯然，兩個意象中“馬”是主要意象，最為活躍。雖然作者對馬的外部特徵並未著力渲染：它是否高大、驃悍，是不是雙眼皮，卻對馬的狀態極盡表現之能事：包括它被拴在樁上、套車駕轅、靜臥、勞作、咀嚼、掙脫韁繩、撒野等等。而“我”這個意象也不能少。“我”是馬的具體面對、馬的信息的接受器，甚至有可能是一個標準。失去“我”，馬的意義有被懸空的危險。我與馬的距離，“永遠都是九米”，似乎已經固定。“我”的穩定性亦較強，有感覺有情緒，但基本上不彰顯於表面，以便反襯出馬的動感。

接下來的問題在於：“馬”是什麼？或曰之象徵著什麼？把這個鈕扣解開了，才能了解或者接近這首詩的豐富性。

按照理解修辭學中，“譬喻”、“象徵”手法的習慣性思路，我們可以假設“馬”是一個人。人是受生存環境制約的，像馬拴在木樁上；人勞動、奮鬥、要掙脫羈絆，像馬勞作、拉車掙斷韁繩，到很遠的地方撒野，追求自由，奮蹄長嘯；一代代的人追逐理想、前仆後繼，又像是活生生的馬和被歷史封存的青石馬，等等。看來這樣的假設是能

夠成立的，我們不需要再踏破鐵鞋去別處尋覓。那麼詩中的“我”是什麼，或者說代表著什麼？毋庸置疑，值得詩人披荊斬棘上下求索的惟有壯闊絢麗的歷史、理想。由於歷史、理想道路的漫長，對比出一代代人——即詩中的“馬”的短暫，所以現實中的人和歷史與理想——大的奮鬥目標的距離好像“總是九米”。當然，“九米”不是一個特指的數字，而是泛指，是“多”的意思，就像中國人可以很自然地把“三山五嶽”理解成很多山，“四野八荒”理解為廣袤無垠，並不死死地認定它就是多少畝地多少平方公里。包括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中“那永遠不會錯誤的判斷／也必須經過七次試煉”的“七次”也僅是意味著複數。

可以喻人的動物很多，詩人在此為什麼獨獨選擇了馬？法國博物學家布封認為：“在所有的動物中間，馬是身材高大而身體各部份又都配合得最勻稱、最優美的……”馬姿態高貴、強勁豪邁、勇敢又溫和。“人類所曾做到的最高貴的征服，就是征服了這豪邁而驃悍的動物——馬”。因之以馬喻人便不是一種巧合，不僅是唯美主義藝術觀在起作用，且又體現著詩人積極進取的人生觀。人類生命過程的美麗，就像“馬咀嚼著還散發出清香”。

一九九九年寄自北京

——序林野夫詩集《1997，那一年的風花雪月》

馬來西亞成立後，馬華文學就從啟蒙萌芽而邁向欣欣向榮，沙巴州也沒有例外。遺憾的是過去的文學史家所編著的僑民文學史，完全忽略了沙巴，令到哪些盲從這種偏差的作家，也認為馬華文學在沙巴異常荒蕪。其實，沙巴並沒有在三十多年馬華文學史上缺席，早在一九六六年就有洪流文出版個人現代詩集，詩人陳文龍從七十年代到今天，仍不斷創作及發表風格獨特的詩，散文及小說，作者照樣年年湧現。詩集《1997，那一年的風花雪月》作者林野夫，則是九十年代出現的年青詩人群中的一個。

林野夫即是馮學良，去年才出版第一部詩集《一輩子的事》，今年又以詩集《1997，那一年的風花雪月》，榮獲大馬福聯會文學出版基金的詩歌獎。無獨有偶，去年我是《一輩子的事》的序作者冰谷兄以外第一個讀者，此次又是《1997，那一年的風花雪月》的評審先生以外的第一個讀者，成為短短兩年間一個最先探討作者創作心路歷程的人。

哥倫比亞作家賈西亞·馬奎斯說：“從一本書到另一本書是一種進步——只是前進的方向也許相同，也許不相同，事實上，與其說是進步，不如說是一種‘追尋’。”讀過《1997，那一年的風花雪月》，回顧《一輩子的事》，我以為拿馬奎斯這些話來形容作者這些創作非常貼切。在《一輩子的事》裡比較多臆想的

詩，在《1997，那一年的風花雪月》裡多數是親身體察的詩。時間固然只有1997年1月到1998年2月共14個月，空間卻相當寬廣；從沙巴州的山打根到半島北部的加基武吉，又南下到島國新加坡，再伸延去中國深圳，海南省，香港特區和即將回歸的澳門。

文學屬於感性的創作，尤其是詩，沒有感性就流失所有養份而枯萎僵化。100多年前德國詩人席勒就在給友人的信中明確表示：要創作優美的詩就必須勇敢的放棄理性。40多年前法國作家卡繆也這麼說：“藝術不能忍受理性。”詩集《1997，那一年的風花雪月》這些篇章：〈樹的循環〉，〈傳統〉，〈電影〉，〈那一些人〉，〈紅燈區〉，〈人性〉，〈煙花〉及〈死亡道上〉，明顯的受到太多理性的侵入，變成脆弱雜亂；有的趨向散文化，有的意象模糊，應是集中失敗創作。

難得的是作者豐腴的收穫，遠遠超出上述敗筆的瑕疵。像〈看景〉，〈重逢〉，〈扣肉與婚姻的聯想〉，〈貓城印象〉，〈破曉〉，〈如果有一條路〉，〈迷情都市〉，〈詩致關友梅〉，〈大嶼山坐佛〉，〈深圳馬路〉，〈都巴河〉及〈太平湖〉等。這類短詩，就像美國黑人女詩人積姬·依爾莉的詩〈1968個冬天……〉一樣，且看她的詩：“今早起來／感覺好又黑／動動黑念頭／做做黑事／聽聽黑唱

片／管管我自己的黑烏事／穿上我最好的黑衣服／走出我的黑門／並且……／老天爺／白／雪！”時間不同，空間不同，生活習俗更不同；但心靈的追尋都有非常一致的微妙塑造。作者這些詩就是這樣文字淺白而立意巧妙，清新明朗又意境深遠，沒有矯揉造作，順暢自然如一氣呵成，一讀再讀，同樣心怡神馳。

16世紀日本詩聖松尾芭蕉的俳句：“秋風蕭蕭蟲兒鳴，蜘蛛默默且無聲。”句子平凡無奇，卻含蘊無限活力的生命。《1997，那一年的風花雪月》中也有好些詩近似這樣的佳句。如〈告別大年城〉裡的“讓漂泊的腳／像落葉飄蕩／睡在風中／總有一天／它會回歸大地／一享大地的芬芳。”又如〈暗窿〉第二段的“敲不響鐘 只好／讓水珠滴滴嗒嗒落下／每一滴 一歲月／每一響 一紅塵”，再如〈新加坡印象〉最後一節：“一旁石椅為我增添溫暖／而一座恍若抽象的城／遠不及／屋檐前懸掛的胡姬／擁擠中見風味。”簡樸裡有風景，有懷思，有誇張，有真摯，更有幻想。

敏銳的詩人觸覺，一定像敏銳的新聞記者。30多年前，美國記者兼作家法蘭西斯·迪利這樣描畫香港：“這個自由的商業小島，此時正孕育著百萬富翁。腐朽的船上住著世世代代的乞丐，一艘艘閃閃發亮的200呎長的游艇，只不過是紡織商，鳳梨商，

米商，塑膠商，珠寶商，錢莊及土地捐客們幾個小時利潤而已。”今天作者眼中的香港是甚麼樣子呢？看他寫的〈九龍城〉，〈旺角〉及〈九龍塘〉，呈現的已經完全和迪利的不同，卻有另一種精簡深刻。同時，作者筆下的〈海口市〉和〈海口市人物速寫〉，輕輕勾勒幾筆，便是一幅中國開放後的市鎮圖畫，發人深思。

詩，果然是作者無休無止的追尋。他在〈石頭記〉中說：“雖然是一塊石頭／卻會寫詩／以外表詮釋自己／粗中有細／……能否是／一泓泱泱池水／清晰見底／讓我躍入／沉澱／掀起妳的波心／……一起投入紅塵。”當然，這不是三浦綾子小說人物千香子悲嘆的“人類呀，變成石頭吧！”那種情懷，是近似屠格涅夫說的“愛比死強烈”那種心境。因此，他又在〈歲月有聲〉裡重申：“我的路／必有一天風揚塵舞／清風明月／奏起繆斯的歌／譜我一曲生的歡騰／整夜不休／讓不悔的今生／與日月爭輝。”多麼的執著，又是何等的陶醉。

當代美國作家卡仁斯，不懂得看曲譜卻會彈世界名曲，問他原因，他說：“我靠耳朵來彈琴。當我細心聆聽時，可以感到自己的指間有音樂奔流，就是這樣，我在鋼琴上一遍又一遍的彈，直到我彈出來為止。”從《1997，那一年的風花雪月》看，作者對詩藝的尋求，顯然也有一股這樣的沖勁。更難得的是，作者彷彿篤信美國作家裴瑞特的警告：“如果你害怕改變，就會一輩子在原地打轉。”所以，他不但儘量使內容多樣化，同時也不斷的試用多種形式，企求新穎，擺脫僵化。

我感到驚訝的，是去年的《一輩子的事》到現在的《1997，那一年的風花雪月》，時不時有絲絲的孤獨愁緒在飄浮。我希望這種孤獨不是日本作家曾野綾子所說的“孤獨在本質上是無法獲得慰藉的。”那類孤獨，而是一般年青人偶然顯出來那類強說愁。在生活 and 時間淘冶下，很快沖出這一股陰霾糾纏，追尋到比現在更多姿多彩的詩魂，正如哥德在〈浮士德〉的序所宣示：“我一無所有而又萬事具足／渴求著真理，又對夢想喜愛。”

1998年12月29日山打根

新大陸 世紀詩獎

宗旨

紀念《新大陸》創刊十週年，在迎接新世紀的同時，鼓舞全世界的華文新詩創作。

獎項

首獎：獎金200美元，獎座、獎狀各一。

第二、三獎：獎座、獎狀各一。

佳作獎若干名：獎狀。

應徵條件

除負責詩獎工作的成員外，本刊其他同仁及全世界範圍內不論國籍、種族、性別、年齡、宗教、政治背景等人士均可應徵。

應徵詩作必須是華文新詩，未在報刊雜誌發表或輯印成書者。

每人以詩作一首（題目不拘），三行至六十行的為限（不分行的詩則限一千字以內）。

詩作須以無銜名的有格稿紙謄寫，打字、影印、複寫亦可；字跡潦草不易辨認及行數不足或超出者，不列入評選。

來稿請在信封上註明“應徵詩獎”寄：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或電郵：tchanw@yahoo.com。

稿末請以另紙書明真實姓名、地址並附作者簡介、對自己參賽作品的短評各一則，每則皆以200字為限。

請自留底稿，來稿一律不退。

收件、截止、揭曉日期及贈獎

自本辦法公佈日起，開始收件；1999年12月31日截稿（郵戮為憑）；2000年4月揭曉；揭曉後，另行通知贈獎日期。

評選規定

初選作業由本刊編委會負責，決選由本刊聘請資深詩人組成評選會全權負責。

入選詩作，將選登或全登於《新大陸十週年紀念特刊》（預定2000年10月出版）。

揭曉後如發現抄襲或應徵條件不符者，由本刊追回獎金及獎座。

默頓的七層山

◎劉耀中

——美國僧人托馬斯·默頓的一生

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 1915-1968)結束了西方神秘主義的最後一頁，並宣告了它的停滯。西方的文化和哲學思想已瀕於乾涸，使我們不以為有更多值得學習和研究的了。

但我們是要前進的。向何處去？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皆同屬人類。但人們往往並不意識，或不能完全承認，究其實，人類在精神和文化上的聯繫，是愛與慈悲的結合。默頓的神秘主義是西方主義的邊緣，或者是終結，彷彿已經迷失了方向。核武器和星際戰爭的意識形態，結束了西方人的內省傾向，他們已不再注意內向的思考。我們不禁要問：西方文明究竟是甚麼？這個問題本身就足以使西方思想失去了自身的威力。

這也許是默頓一生的矛盾。

默頓出生於法國庇里牛斯山區，雙親是藝術家。默頓六歲喪母，十六歲時父親去世，在美國利蘭外祖母家的家中長大，曾一度遷居紐約、百慕達等地。默頓受過嚴格的法國教育，後來就學於劍橋和哥倫比亞大學。他研究英國神秘學家布雷克的著作，並以此研究完成了畢業論文。止學時，曾加入共產黨，但後來突然退黨。1941年，他宣佈加入天主教，被任命執教於肯塔基僧侶院，並改名路易斯（教名）。

默頓是一位才華洋溢的詩人，是近年美國一位重要的詩家，其主要著作有《啟示錄圖集》(Figures For An Apocalypse)、《盲獅淚》(The Tears Of The Blind

Lion, 1949)、《七層山》(The Seven Story Mountain, 1948)、《異島》(The Strange Island, 1957)、《修道行》(The Monastic Journey, 1977)、《禪師與神秘者》(Mystics And Zen Masters, 1969)、《靜靜的生活》(The Silent Life, 1957)和《冥思的種籽》(The Seeds Of Contemplation, 1962)等等。

在他的《啟示錄圖集》中，他的詩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的遭遇和戰後的社會問題。他的詩有驚人的視野：肯塔基山如同人們服了嗎啡後所看到的五光十色的圖畫，到處可以嗅到煤油的氣味；百萬年前上古時代的地震和恐龍的怒吼；從密西西比到整個美洲舒散著混亂與欺騙。

五十年代，在如同酒徒的視野中，他彷彿看到了凶殺影片中怪誕的電光牙齒、殺氣騰騰的凶惡面孔。默頓夜不能寐，寫下了《給美國的信》：“是什麼常駐在我的心靈，使我永難忘懷？”他覺得社會拋棄了他，他為什麼要做僧人？“上帝讓我作僧侶，It is O. K.!”這就是結論？

六百年來，西方的僧侶院已經沒落，很少有人去當僧侶，但為什麼在六十年代，突然間又重新開始有許多人進修道院？默頓那時似乎也成了他們的領袖；一時間，僧侶多到修道院無法容納，以至要露宿街頭。默頓說，這真像一支軍隊，人人都想到這場戰爭。這是一場精神戰，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社會和生活的空虛，這種虛無將像一場更

可怕的戰爭擴展到全世界，可能會把人類毀滅，退回原始時代。

他目睹了無數青年的墮落、不軌行為和不法勾當，他覺得偉大的時代和美麗的讚歌已不復存在，人類變得十分虛弱，人的奮鬥、奔忙、來去匆匆，只是在為掙脫個人的矛盾。默頓因而焦慮，感到抑鬱。

六十年代的默頓，不可能在肯塔基僧侶院寫作，他的詩都是私下出版的。

之後不久，默頓發現世界上另有一種東方僧人，並為東方的宗教思想所傾倒，開始著手編寫《莊子》。默頓認為莊子是位實事求是的哲學家，他意識到西方人的最後一步是面對自己，這就是他所說的“客觀主義的邊界線”(The Edge Of Objectivity)。

他有燃料已盡之感，人類面臨極限。如僧人一樣沒有他路可循，你就是你，唯有沉思。在沉思中，他聽到了靜靜的風聲，那裡似乎有人，風聲也似有出處，非風自身在動。他內心的靈魂在鬥爭，企圖把自己心靈中的偶像除掉。

默頓在醫院中養病時，認識一位有東方女性特色的愛爾蘭黑髮護士，很快墮入情網。給她寫書、寫信表白愛情並向她求婚。但天主教牧師是不許結婚的，他的行動因此受到僧侶院的干涉和上司的阻止。默頓不以為然，他說他已在愛神面前投降了。

六十年代也正是越戰時期，美國倦於重歐輕亞政策，毅然涉足於越南戰爭。連年的戰爭，使默

頓極端失望，他慨嘆於“望美人兮天一方”，夢想著那個永不能及的天堂——西藏。一個當今世界最強國之一的美國，在叢林和沼澤地的越南戰場上等待什麼？一個明顯的勝利。在吃力地與游擊隊糾纏的同時，北部的中國人竟置之漠然，自理國政，不宣戰也不大規模參戰，這種冷靜的政策，使缺乏忍耐力的美國人幾乎發了狂。這使默頓的詩中產生了一個新的隱喻，人們認為這種隱喻近於葉慈W. B. Yeats的《第二次到來》(The Second Coming)中那個永遠聽不到指揮而只能圍繞主人自飛的獵鷹。默氏筆下的是——一隻烏鴉到處覓食，食物遍地皆是，但它以腐屍為食，所以永遠找不到食物。

默頓一生行僧三十五年，除了寫些書外，別無所成。一九六八年，他獲得機會前往曼谷參加國際僧侶大會，途經加里福利亞海岸時，他曾往一霧氣連年的岸角，那是太陽很少照射到的岸角，當他抵達時，卻突然陽光普照，猶如奇蹟，這使他的形象增添了神秘主義的色彩；尤其是在巫師、神秘家和諸多宗教人士匯集的加州西海岸，人們對默氏崇拜至極。

離開加州後，默頓到了泰國。有一天，天氣極其悶熱，房間又很潮濕，在使用電扇時，不小心觸電而死，時年五十三歲。默頓死得如刑斃，過於悲慘。但他的一生溝通了東西文化，功勞不滅。

默頓畢生的夢想是去西藏一行，他想像著布達拉宮僧人吹著長長的銅喇叭，嗚咽的沉鳴將人類的山區精神喚醒，那瑞士般的深黑的山中惡魔便是我們心靈中的黑暗。當人的靈魂神聖地接近

上帝時，魔鬼也在那裡。

默氏也曾讀過意大利藏學界吉斯比·杜斯(Giuseppe Tucci)的書，書中介紹了如何運用曼多那為冥思之工具，其實就是運用陰陽理論認識自我和世界，曼多那(Mandala)的陰面即是惡魔的住所。默氏曾有論文說明美國社會有許多弊端，因為人們的盲目，常常不認識，只有真誠的冥思和內省方可看清。

為尋找菩提種子，默氏到過加爾各答，在那裡看見許多乞丐，他領悟到歐美的痛苦遠遠不及印度。他和達賴喇嘛作過交談，達賴不與他談政治，喜歡談沉思，告訴他冥思是一種很有力量的思想活動，要認真研究“中庸之道”。默氏在交談中發現東方的神秘主義恰是很實際的，而不像西方神秘主義只得神秘。默氏是否定西方神秘主義的。

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已被捲進了歐洲文化思想的漩渦。自從富蘭克林和傑斐遜創造了美國意識形態和自由唯心論以來，美國一直試圖創立一種以印第安人文化和拓荒者意志為精神核心的獨立文化，擺脫傳統的歐洲文化的統治。因此，默頓指出美國當今的文化應從東海岸向西海岸發展，繼之橫跨太平洋，敲開東方的大門，這是唯一的出路和方向，這絕不是武力所能達到的。美國人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一步步走向東方。

默頓一生之大敵是日本佛學家鈴木大拙(D. T. Suzuki)，鈴木先生是日本佛經的英文本譯者。雖然鈴木研究禪只有幾個月——他卻花了一生的時間翻譯日化禪為英文——他看了默頓的詩和作品之後，立即指出：默頓沒有作認真的、深刻的研究，是一個淺薄

的佛學者，他過於篤信上帝，他不敢面對上帝，而見不到他的臉孔，他實際還是一個上帝的信徒。

鈴木大拙是對的！默頓世界聞名的自傳體詩集《七層山》是最好的證明。在這一書中，他確實借用了鈴木的日化禪，來宣傳人類互悟互解的在世說；但同時，他又反對以宗教思想來裁判現代的社會。他的態度是禪師其外，基督其中；他說僧侶是次要人物，一切都是為了追求上帝。默頓尚活在中世紀，真可以和在沙漠中隱居的基督教僧人，希臘的奧利真(Origen)、克萊蒙(Clement)和戴亞多契(Diadochus)等人媲美！

在喜馬拉雅山腳下，默頓突然想起了兒童時代的故園——庇利牛斯山區，終於決心要回到自己的老家。西方的思想和東方的哲學往往大同小異，烏托邦實際是東方思想的產物。默頓再迷戀東方，也無法擺脫奧古斯丁“神之邦”的哲理，也脫離不了西方享樂主義。有人評他的作品究其實質和美國名小說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是一樣的，不同的是默頓提倡精神復興，而米勒的作品則是不折不扣的黃色小說。世稱米勒是文壇上的壞孩子(The bad boy of American Letters)。

當今的美國在消費世界的多元唯物論和精神世界的一元唯心主義之中掙扎，拜金主義和頹廢主義靡散於中，默頓的世界大同思想和移民國家論(人無分種族膚色，皆可繼承正宗美國傳統)，很難被美國這個充滿各種種族歧視的社會接受。他的著作只在美國的“下層社會”(Subculture)和其他有真知卓識的知識人士中流傳。

詩訊

●詩人、畫家秦松旅居美國三十年後首次在台北的個人畫展，於九八年年底在台北奕源莊畫廊舉辦。其後詩人探親訪友，直至今年四月方回美。

●華盛頓州美國詩人Charles Potts於今年四月中旬至洛杉磯參加一系列的詩活動，會後偕另一位美國詩人梅丹理與新大陸主編陳銘華會晤。兩位美國詩人編有一本名為《古寺》的詩刊物，每期皆刊登各國詩人的作品，特別佔份量的是華文現代詩。會晤中，雙方同意以後增強交流，建立《古寺》和《新大陸》之間的合作關係。

●澳大利亞《澳洲詩人》即將創刊，由陳劍、西彤、冰夫、歐陽昱等主辦。現暫定為半年刊，經正式公開徵稿。通訊地址：P. O. Box 739, Kingswood, NSW 2747, Australia。

●比利時華文詩人章平個人詩集《飄雪的世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前有詩評家謝冕序。

●在中國現代詩壇中備受爭議的西安詩人伊沙，最近出版了他體例特殊，合評論及創作於一體的詩集《伊沙這個鬼》。該書前半部為歷年來各地詩人、評論家對伊沙作品的評論；後半部則收集了他從早期到現時所有重要的創作。

●詩人鄒岳漢主編的《散文詩精選》經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印刷精美，精選了近六年來在《散文詩》刊上發表的305位作者的700餘章散文詩。

●中國重慶《國際漢語詩壇》第十一期出版。該刊歡迎詩創作、詩論、譯論、詩話、評論家、翻譯家、漢學家專訪、詩壇訊息、史料等稿件。稿件請寄：重慶九龍坡區電力四村112號。

新大陸叢書書目

| | | | | | |
|----|----------|----|---------------|-----|---------|
| 1 | 河傳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2 | 溫柔 | 詩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5.00 |
| 3 |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4 | 氣候窗 | 詩集 | 達 文 | 已出版 | \$5.00 |
| 5 | 苦水甜水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6 | 童話世界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7 | 錢江賓客習字集 | 書法 | 王施小菱編 | 已出版 | \$5.00 |
| 8 | 怒海驚魂 | 小說 | 黃玉液 | 已出版 | \$10.00 |
| 9 | 白馬無韁 | 詩集 | 果 風 | 已出版 | \$5.00 |
| 10 | 四方城 | 詩集 |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 已出版 | \$8.00 |
| 11 | 魚貝短篇小說集 | 小說 | 魚 貝 | 已出版 | \$15.00 |
| 12 | 此情可待成追憶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6.00 |
| 13 | 我用寫作驅魔 | 文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10.00 |
| 14 | 本命年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5.00 |
| 15 | 愛之旅 | 詩集 | 陳齊家 | 已出版 | \$5.00 |
| 16 | 春天的遊戲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17 | 夢回堤城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18 |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 論介 | 劉耀中 | 已出版 | \$10.00 |
| 19 | 月比故鄉明 | 文集 | 郭 揮 | 已出版 | \$6.00 |
| 20 | 我的飛天 | 詩集 | 王露秋 | 已出版 | \$6.00 |
| 21 | 我欲挽春留不住 | 詩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22 | 聽雁扣舷集 | 詩集 | 周正光 | 已出版 | \$8.00 |
| 23 | 第八日的創作 | 詩集 | 陳銘華 | 編輯中 | |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